

光海君日記

第百六十九之七十五

0248196
H13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248796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冊 8. 9. 5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六十九

九月朔己亥大提學李爾瞻啓曰去二月二十二日以宣祖大王懿仁王后恭聖王后議號事大臣六曹堂上皆會賓廳臣以追崇徽號所書紙進于大臣又以大殿中殿兩殿尊號所書紙進于大臣曰此尊號則非今日所議而既已書草而未故並進矣大臣仍置坐前招注書正書追崇徽號入啓罷出矣臣仍欲推尋兩殿尊號所書紙而大臣已出無從可覓故臣亦退未過數日臣見朴鼎吉曰兩殿尊號所書紙其日大臣坐處出置而未及推尋今聞都監郎廳持來云恐有疎漏闕失之患鼎吉答曰當推送本家矣臣既而下後金濯之䟽曰以朴鼎吉推尋兩殿尊號書紙於李重吉為亮謀已成送狀昭著云議號書草臣雖推尋而濯之以此語加之者固為不測重吉答鼎吉何以其日三公不為完定之尊號謂之已定之號乎政院注書何與於都監之櫃子而謂之親自封鎖乎其意亦未可測也鼎吉聞濯䟽如是搆陷即送書於臣之子等曰重吉情狀極奸遠接使未拜辭前慮其議號草虛踈見失之患使我推之後日招重吉推之則謂已為定號堅藏櫃中云而止

豈料以此為執言之地耶痛憤痛憤云臣陪 詔使入京時即欲
具由陳達而多事未遑還為下矣蓋重吉以己為定號瞞告於
鼎吉而欲宗濯疏之意故鼎吉以極奸目之臣今始略陳其曲折
矣臣之賤疾尚未差歇而三承命招扶曳復命且有啓辭日勢已
晚初五日頒教書明日製進之意並啓傳曰知道教書明日製進
○庚子傳曰 社稷祭新宮犯夜舉動扈衛等事不可不嚴密為
之新設左右捕盜大將則慶德宮 社稷內外近處分守各別譏
察察左右捕盜大將則昌慶昌德東宮四面牆外夜間一一巡邏
譏察而闕內扈衛大將與守宮將士更加嚴密守直各營別將并
合番直宿○傳曰鄭忠信事後日如有唐人知之之事則以王江
生變搶掠牛馬故詰問事入送而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賊情無路
詳聞蕪探賊情而未即為陳奏云云未知如何預為詳議備邊司
回啓曰前日王江兇賊肆然撓越掠奪牛馬以去此可致詰之一
端而賊據遼城彼中形止尚無詳聞送人偵探亦是兵家之不容
已者也小矣貴之未既斥絕之王得純之到又不容受我國之據
義守正邦邊之無不洞知忠信之行設或有唐人致疑之言豈無

可解之辭况探得賊情一一陳奏不害為今日制權之道唐人有聞則須以此指措辭以荅而與天使接話之際察言觀色先事善諭使之預知忠信之入往則他日雖或有問必自釋然而無訝傳曰依啓○傳曰別將池應鯤募納米布甚多依金純例施賞且金忠輔非但自前以該曹事奔走勤苦今又該曹米穀累萬餘石催運押領以來極為可嘉并論賞○營建都監啓曰黃延調度官金純已陞嘉善以嘉善稱調度官事體不當請調度使稱號何如王從之金純賤孽也曾為全羅監司李昌後伴人昌後妻因妬忌割純一耳其後因營建之後初為調度官剝剝最酷遂得罷用至稱使而遣之壞亂極矣○辛丑備邊司啓曰伏見李馨遠前後狀啓則有毛都司之言曰俺未時聞朝鮮使臣所乘之舡敗於廣鹿島一行為假獐所擄方在拘留云又曰貴國之人為賊所擄者至遼城賊見回咨怒而殺之其數則四十七名云其所謂舡敗被擄至遼城被殺云者似是前日朴景龍之事而若曰朝鮮使臣云則恐非譯官之謂也折指朴彛叙之一行乎所謂回咨亦未知我國與中朝之文則或云方在拘留之中或云怒而殺之且其數四十七

名云者亦與前日走回之供八十名之數不同此是彼非有難的
知此事之終始曲折請令接伴官詳細更探一一馳啓傳曰依啓
○傳曰內司濟州外貢上來到泊京江而德山居武男福只等劫
奪云極為可駭令捕盜廳堅因嚴鞠依律定罪所奪貢物一一徵
納○壬寅傳曰仁慶宮未蓋瓦處盡為腐朽云掾木催促下教非一
而尚不詳議速處何耶急急議處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營建都
監掾木催運事臣累承傳教矣黃延道白翎已斫掾木其數不過
五千餘箇而及期上送事前後下諭又送敬差官別諭於金成
王使之送舡而催之矣秋風已高無意舉行極為不當近聞京江
商舡賈舶簇簇未泊監司以下如或憂國如家則獨於掾木何患
無舡乎請此意更為下諭刻日上納傳曰依啓○癸卯備邊司啓
曰賊據遼陽禍迫門庭必須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昭楊沂
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迭為聲援以張國勢以懼敵心乃可萬全而西路之兵
本來零星下道精壯勢當調入逆鋒之名所以出也而遐遠之
人錯認為先鋒固避其抄東馳西走不定其居而雉落蕭然十家之材今無屋所
見愁慘行路傷心曾因萬科初試畫許及第之教逆鋒元數已令減半而

只以逆鋒之名猶不得去故舉皆遑遑至今靡定何必以逆鋒為哉請罷逆鋒使於東伍之闕一填差以備緩急徵召之地傳曰依啓○義禁府啓曰戲子呈枝專責於全羅道厥數多至六百名今此追崇大禮時非但本府行移催送前後四道至於下諭而昨日差使負只以老弱六十四名臨時來現使不得更催成才戲子則過半不來極為痛心請本道監司推考差使負罷職落後戲子不分晝夜一齊上送傳曰允監司降資都事罷職○朴弘道啓曰臣弘道今日來于仁慶宮看審則已立柱未架椽處通共二百八十三間半內一百八間則當用水下椽木二千一百六十箇而時無遺在方待海舡之來一百七十五間半則當用水上椽木三千五百九十箇而此則數日內椽木幾半到江又聞鱗次流下云足以繼用矣但所患者海西椽木而宣傳官去夜既已發行請催促回還間姑以水上已來椽木未寒前急急董役傳曰依啓時弘道兼都監副提調○甲辰傳曰鄭忠信前月二十八日始為入往云尹衡彥下去四十日忠信始往其可及事機乎極為痛惋今後本司郎廳極擇下送事另加察為小胡至今不來此乃前後不受胡書故將為斥絕我國而

如是也合冰已迫躡躡之患迫在朝夕卿等逐日任進各別規畫
○傳曰今日朝家命令藩臣不為奉行今此戲子不為上送全由
方伯守令眼前使喚之故也前後下諭有同哀乞之狀已極可駭
然此則已矣若係閔軍國緊重之事藩臣廢閣不行則當何以為
之乎尤極寒心慶尚公洪監司依全羅監司例並推考問于儼禮
廳不為上送守令下諭覈出拿未重治○傳曰罪人贖銀所捧數
隨捧書啓○大司憲尹訥執義崔濩掌令金崙持平閔濬安應魯
正言任暉之鄭湛啓曰臣等伏見嶺儒孫祐等上疏大槩以三司
含默不言為罪目臣等忝在言地奉職無狀被人訖斥每至於此
不可偃然仍冒請命遠職答曰勿辭祐嶺南人素無賴至是上書極
言是樞等播陷忠賢之罪即拜禁府都事反正後竄北道以死○

乙巳備邊司啓曰常時侍宴時入叅群臣有各司牀排及宣醞床
一時並受二牀榮幸則極矣第念各司典僕餘存無幾僅存一二
名牀排措辦之際恐號之聲有不忍聞今此追崇社稷大祭飲
福宴尊崇後上壽宴一朔之內勢將疊行而殘劣典僕等終經
詔使又辦三大宴則非但渠等怨踰如盤排罷四一經盡失極難措

備前頭飲福止壽宴侍宴諸臣只用宣醞休臣等亦足以飲德醉
思相與歌頌之不已請各司床排今姑停罷傳曰如此事所當預
為稟定何可今始啓之乎子亦每為留念而未能善處只排宣醞
床則埋沒甚矣大槩追崇已迫不小盛禮不可苟簡今姑依前例
令各司措備以行而後二宴則令該曹給宴需令禮賓寺熟設以
行○丙午備邊司啓曰凡邊鎮有必守之地賊未有不顧之處以
宋之於金言之則汴宋時宗望歎曰關險如此南朝使一人守之
我安得過此則必守之地如太原張孝純以死固守宗望置之而
過直圍汴京此則不顧之處也以南宋言之呂文德兄弟固守襄
陽以胡元兵力不敢越而南此則必守之地也李庭芝苗再成堅
守揚真伯顏置之而過直入臨安此則不顧之處也今欲處
處而守之則處處不固蓋我分而敵專故也昌義兩城是必
守之地苟得為不可犯之固則虜馬雖強必不敢置重鎮於後而
直擣京城兵有常山之形陣有鴛鴦之勢又於中路大鎮連亘則
賊雖渡江必自死咋其安能肆然長驅聖慮神美出尋常萬萬臣
等不勝仰歎之至平壤安州已令監司防禦使悉心料理着意繕

完想今已就緒否第定州則金景瑞毀城之後時未修築今欲改
等則有如臨渴掘井且其城址欹側不妥專無據險之實此兵家
所謂不得地利則棄者也以此凌漢山城自先年已令當事之臣
急急修治定州之距山城纔數十里捲驅定民亦足入保第未知
臨危可辦否也平壤安州及凌漢山城貯兵峙糧更加申飭使犬
羊無侵突之虞豺貅有畜銳之利為今日第一喫緊方略請撥上
馳諭于西路任事諸臣傳曰依啓此事太晚今可及乎已失羈縻
之策而合冰之期迫近兵火必不遠矣更速指授○丁未備邊司
啓曰凡戍邊之士皆有防限所謂及瓜而還是也萬科出身戍期
已准而冬防正緊且無替換之卒勢難放歸塞上經年辛苦萬狀
前有初試叅榜者盡許及第之教瞻聆所及不但感激激興起此輩
聞之日望交替之期殿試盛舉當急而不當緩也請今此殿試特令
速行傳曰依啓今月似無空日然試令禮官以無故日擇啓○備
邊司啓曰差胡等想今已至滿浦當從優宴饋期得其歡心而已
忠信不貴國書而行彼之執言勢似然矣但廷議已定今難修送
忠信自以己意語之曰頃日小胡賚來之書因其徑還終不得見

雖欲修謝其勢未由兩國和好信義為重以我官高名聞之人可
以口傳通彼此之情云云無妨請撥上馳諭傳曰今日之事尚忍
言哉此賊勢如何以我國兵力其能守禦乎自戊午生變以後予
見一一皆驗矣所謂廷議已定者不過賣國偏塞之誤見耳大臣
亦畏首畏尾不得安國家將未免終為左袵之歸誰執其咎乎國
書不可不善措入送而但事勢甚急姑依前啓下諭而唐人耳目
似煩不得送書之意使之善諭且劫盟拜禮等事並詳指授回啓
曰自戊午中國生變之後我國亦嘗受其禍事機之難日益千
萬聖謨神美動符將未尋常恐懼致債國事其安敢首尾畏懼秦
越安危乎只以臣等識見孤陋欲與諸臣竭心商確期得其善策
而已國書之不可為禮貌之不必爭再三覆啓矣今計莫如善待
投胡揣摩其宗情密密行間使洪太主不得專管東事則似足
以款兵緩禍此意請從撥上急急密諭傳曰依啓只如是下諭
邊臣何以善啻乎更加明白規畫指授洪太主即奴酋第三子每
有東搶之意其兄貴盈介止之後襲借號○戊申承文院啓曰陶
巡撫回咨令李廷龜製進而李廷龜以病不得換出何以為之近

未辭命極重係國家成敗適大提學未出兩提學有故自備邊司
具由啓稟特命遼藝文提學臣等查得李滉朴淳皆經主文後降
授提學明有前例欲以李廷龜柳根備擬稟授提學專委辭命二
十五日政臣等送言于銓曹不復相議甚損事體館閣之職歸於
他人咨揭之製責之重臣未知如何且老於文翰備諳中朝事
情無出於廷龜柳根等伏候聖裁傳曰藝文提學李廷龜除授○
以李廷龜為藝文提學李弘望弼善南溟羽吏曹佐郎吳益煥修
撰韓定國校理黃脩兼說書韓詠兼輔德安應魯兼文學○遣滿
浦僉使鄭忠信通和虜營自深河喪師之後朝廷日憂東搶而不
能為自強之計唯以目前緩師為急使忠信于奴營而又恐毛將
之知使之潛為往來忠信即上疏曰建奴逆天至僭年號日為封
豕荐食上國又欲東吠信然未已顧我兵力單弱不能自強而
又不為羈縻之計則出於無策聖慮所在亦出於此今者不知臣
無狀以為虜庭之使廊廟之策非使臣之所知然亦豈無區區之
淺慮乎毛文龍壓駐吾境今臣之行既非刺客奸人理難匿迹全
遼之地豈無一二思漢者走漏消息以及於人也若文龍輩變幻

其說流惑於天朝曾母之杼不待三至而投也伏願聖明亟將
送臣偵探之意敷奏天庭又言於毛文龍使他日得免類舌若
不言於毛文龍而潛形以送則臣雖萬被誅戮終不敢受命朝廷
遂以其意告毛將毛亦以為送人偵探不妨忠信遂與胡差小美
貴等起程行十餘日到虜營老酋往湯泉館忠信於南城外翌日
胡將彥加里自湯泉來首之貴幸臣也大設宴具請忠信赴席首
婿兀古大胡將所互里李永芳佟養性彥加里等在坐矣彥胡先
問曰所來何幹忠信以朝廷指授之意次第言之彥胡曰各守封
疆毋相侵虐用何道而可堅乎忠信曰以信則可堅曰何謂信也曰
一言出口世守勿失此為信也彥胡曰以和隣往來者歲已三易
而尚未結局久聞差官之名謂將一言即決今復唯唯甚非吾所
望之意忠信曰信若由中何必為盟且受命以來既不聞修盟之
敬非使人之所敢擅也彥胡曰若與我為交則將若南朝何忠信
曰既已臣事天朝則是猶子之事父也雖不幸以至於南奔臣
幸奔問官守終不可已也事君以義交隣以信其義則一也顧見
李永芳滿面羞慙留四日老酋還自湯泉送姜金兩帥于館次曰

同朝之人適會此地豈無顧見之意今日須從容對話又送宴具以慰之後日首使人問曰朝鮮即大國辱遣差官遠問且有所贈厚禮不敢當吾亦欲送差人偕至京城以謝朝廷差官能帶去否忠信曰我國東交日本西接此地近來絕未見隣使入境此新創之事也何敢擅許彥胡及所亘里大海等率兩帥未見大海傳首意曰貴國既已遣官相問則我亦當遣官相謝我欲修禮差官一何牢拒既與之相交則通差通貨是無內外之意而今則有若閉門請客相交之義可言以信乎且我既累修書問而一不答此此不過欲書建州衛馬法則恐見恠欲書後金國汗則以為辱故以游辭玩我何其視人如嬰兒乎與我交時利在我乎利在貴國乎忠信曰彼此利害固不可預期我國自壬辰以後積苦兵間且不欲重困兩國生靈欲各守封疆世世無失文書之不答宗出於重其事之意乃以游辭玩我為言無乃太過乎通差一節言甚有理但以我國近來所無之事故不敢擅許彥胡曰今則貴國無漢人乎忠信曰毛游擊領水兵來泊龍川港口矣彥胡曰彼若徵兵貴國豈不相助忠信曰若將助之前日鎮江之後豈無一箇我人

彥胡曰兩帥在我亦已久矣蒙將軍賽亦同年被拘前月以牛羊萬頭贖歸以此論之則兩帥價亦高矣若欲刷還則先須置直可也忠信曰此行本非刷兩帥者怒則執之好則釋之此其常事何必向我道也又數日老酋遣彥加里大海來言曰差官之留我館亦有日矣而既不許通差則不敢獨受貴國厚禮是以終不果見願歸稟朝廷如蒙准許通差則便可再來以結此局如以為難則不須強請且差官必欲由滿浦路以回者何意耶忠信曰別無他意我以滿浦之官承命以來則亦當從滿浦而復命兩胡曰不然以毛游擊在龍川之故不欲開灣路之意耳交則交不交則已何必暗裡行走既已分付鎮江路使之接應明日須從此路而還遂許之彥胡曰前日玉江之事我非擅越宗貴國招之也吾雖不言貴國亦必詳知兵之去來不敢害一草一木豈非相好之意耶又曰若的知剝頭輩所在則江凍後渡兵收來將若之何所謂剝頭者指假獍之來投者也忠信曰雖聞所在只當以書相問待我回報而進退之若率意擅越則烏在乎交隣之意也渡兵之時我守邊之卒亦不知意向所在必將以干戈從事兩國之釁豈不由此而

生乎彥胡曰非敢謂真有是事直道吾心耳且毛游擊所泊處去龍川幾許那海亦凍合否忠信曰去海口二程餘海水本不凍合耳翌日將發兩胡又來館次出小帖示之即鎮江偽游擊朱繼文之報於李永芳者也其中云前月十九日夜不知何處兵自江東過來到長寬下家屯槍六口人從夜裡回去大海曰江東是誰之地忠信曰然則以此為我兵乎為毛兵乎曰既自江東來則不過二家兵耳忠信曰真是江東兵多數過來則許多屯裡豈但槍去六口而已况下家屯去江上六十餘里則去來一百二十里也百餘里之地豈可一夜回還此不過六口思漢者偷乘舡隻順江而來以為入島計本堡之官欲免喪失之責托此為言耳大海又出一小帖乃是粟下守備趙成功者送稟於毛游擊之書也其書曰速回大兵潛伏朝鮮密謀共事以復遼陽鋪張文字語甚慷慨彥胡曰既請毛公在境又請大兵潛伏將欲啗我而托言交隣來覘虛實豈意此等文字為我邏卒所獲也忠信曰此非我與毛將相通之書也看其文字多有往來遼陽之迹所謂趙成功者不知何許人也想是剃頭者尚有思漢之心敲計於毛將以為他日地耳

何與於我且以天朝之事言之大兵滿地猶且退舍豈可濟師於大海風濤之中潛伏我國以蓄遼城之復耶此不滿小兒之見何其易生疑惑也兩胡荅曰差官之言亦是有理書中既不的言朝鮮兵則何可強以為朝鮮事也吾汗所料暗與差官相合可笑大槩毛將在境上故遇事不能無疑幸知此言歸告朝廷老酋招通事朴景龍問之曰聞爾國多造宮闕云然乎荅曰倭亂以來未遑土木自前年始後想今已畢矣又問曰大島中又為築城造闕云然乎荅曰去京城三日程有江華府四面環海其地甚廣壬辰之變京城避亂之士多歸焉修築城池云者是矣又曰今來差官職品比南朝則何等官且何如人也是國差乎抑或中間來者耶荅曰中朝游擊之比也此人早朝中國又遊日本及忽溫極多所見者也既是官高之人若非朝廷所差則孰能使之又明日彥大雨胡出來館次又出一文書即本國陳慰咨文得之於海上者也忠信即下床而跪兩胡亦下床大海一一指示拈出緊語而問曰有何讎惡而措語若此之甚也忠信曰此皆詞臣之所撰也既云陳慰之文則文字自然如此耳書中多言邊事及本國孤

危之情此不過難於發兵之張本也二百年臣事之國一朝遭變
以至於喪止疆場則陳慰之舉安得以無之至如不共戴天云者
此嘗用於君父之讎之言也賊字則天朝每用此字此則詞臣
承天朝文字而書之者也假使天朝遭我國之患而此處以
書陳慰則措語亦復如此耳何可以此深咎也彥胡曰我等亦想
這樣事情然措語亦太過耳既往不必更言前頭若以誠相交則
甚幸忠信願取咨文以還即許之仍問曰差官幾時復來乎若許
通差兩國之幸勿以汙之不見為憾也以白金十兩狐皮二令贈
之所帶負役各給銀一兩以為路資臨發又送白馬曰聞差官所
乘之馬到此斃損故以劣騎代步幸可騎去前日小美貴之去亦
有馬斃之患貴國特給駿馬一匹厚意至今不忘也忠信遂由鎮
江路而還是行忠信往返月餘行二千餘里深入虜穴詳探虜中
事情蓋老酋有子二十餘將兵者六人長早亡次貴盈哥次洪太
主次亾可退次湯古台次加文乃次阿之巨也貴盈哥特尋常一
庸夫洪太主雖英勇超人內多猜忌恃其父之偏愛潛懷弑兄之
計其他四子無足稱者搃之非老酋之比也有阿斗者酋之從弟

也勇而多智超出諸將之右前後戰勝皆其功也首嘗密問曰諸子中誰可以代我者阿斗曰知子莫如父誰敢有言首曰第言之阿斗曰智勇俱全人皆稱道者可首曰吾知汝意之所在也蓋指洪太主也貴盈哥聞此深啣之後阿斗密謂貴盈哥曰洪太主與亡可退阿之巨將欲蓄汝事機在迫須備之貴盈哥見其父而泣首恠問之荅以阿斗之言首即招三子問之自言無此首責問阿斗以為交構兩間鎖杻囚之密室籍沒家貲是自壞其長城也其兵有八部二十五哨為一部四百人為一哨一哨之中別抄百長甲百短甲百兩重甲百別抄者着水銀甲萬軍之中表表易認行則在後陣則居內專用於決勝兩重甲用於攻城填壕一部兵凡一萬二千人八部大約九萬六千騎也老首自領二部一部阿斗嘗將之黃旗無畫一部大舍將之黃旗畫黃龍貴盈哥領二部一部甫乙之舍將之赤旗無畫一部湯古台將之赤旗畫青龍洪太主領一部洞口魚夫將之白旗無畫亡可退領一部毛漢那里將之青旗無畫首姪阿民太主領一部其弟者送哈將之青旗畫黑龍首孫斗斗阿古領一部羊古有將之白旗畫黃龍統司哨隊亦

各有旗而有大小之分軍卒則廬上有小旗以為認每部各有黃
甲二統青甲二統紅甲二統白甲二統臨戰則每隊有押隊一人
佩朱箭如有喧呼亂次獨進獨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戰畢查驗背
有朱痕者不問輕重斬之戰勝則收拾財畜遍分諸部功多者倍
一分○虜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野戰之壯莫如黑山姜搃兵
見瀋陽圍急棄本寨而未救過於黑山虜并攻瀋之兵以迎之姜
以川兵六七千當虜騎十萬雖衆寡不敵終至於盡殲虜之死傷
亦相當虜至今膽寒虜兵進薄清河使李永芳招降城主城主被
甲登城謂曰你既投彼則無朋友之義可速去不然且放箭乃嚴
兵固守矢石如雨虜兵八進八退死傷極多朝而戰見星未已者
累日及至城陷城主力戰而死士卒亦無投降者開元城中最多
節義之人兵燹及城人爭縊死屋無虛樑木無空枝至有一家全
節五六歲兒亦有縊死者姜搃兵清河開元城主皆失其名可惜
及至遼陽望見城池險固兵衆甚盛虜皆意沮欲退老首曰一步
退時我已死矣你等須先殺我後退去即匹馬獨進漢兵陣於城
西見虜而動其未甚整虜亦不敢輕之縊一交鋒馬首已回十餘

里之間積屍如山進薄東城乘勢陷之經畧袁應泰坐於鎮遠樓上知事不濟盡聚軍需積於樓下正衣冠北向四拜痛哭良久火其樓而燒死按察使張昌國坐於檣上兵已及門略不動容為洪太主所執擁至首前使之拜張正色叱之曰我是天子臣豈有拜羯奴之理虜以李永芳佟養性之事言之張曰此輩持一犬豕吾豈與之為伍首曰汝事我子女王帛惟汝所取城池境土與侖分之張曰自分一死惟願速殺腰間帶一印虜有欲奪取者張以手舉而視之曰此非金玉只是一顆銅印汝得之無用願與此物同棄一壑首又問曰侖無所欲為者乎張曰若使我書了一紙以傳於本朝則善矣但我所欲書者皆汝不好看者奈何首使胡將數人送張至一室以弓絃縊殺之具棺擲衣衾葬於太子河北松林中謂其下曰汝等事我當如張按察之事南朝也深河之後劉撻兵喬游擊之死固已卓乎其節而又有黑山之姜清河聞元之守將此猶所謂慷慨殺身者也至於袁經畧之從容就死張按察之抗節不屈雖比之趙通判文少保亦不多讓矣可以喪師失律少之哉

中朝信多節義之士可尚已○沙乙古城守將鋤車首

之族子也謂忠信曰交隣之事是吾汗之至願每諸將以朝鮮為
言汗大言折之曰吾與天朝結怨者不是好玩兵也只緣天
朝種種欺害不得已背之至於朝鮮則素無讎惡且敵國之多非
我所利也天下豈有恒勝之國哉我死之後汝等必思吾言耳○
己酉傳曰因毛將生釁之故賊兵出來方欲追逐云極為可憂連
令毛將退屯彌串而仍為下諭邊臣今後使勿交鋒如有來問之
事十分善答勿如前日之邁邁可矣○傳曰予見前後西報則邊
臣將欲以干戈從事彼賊若犯我而未則固當殊死戰矣如或以
他事出來江邊或來問某事而自我徑先以干戈從事則生釁必
矣邊臣所為宗係國家成敗存亡各別詳議指揮○工曹判書李
廷龜上劄辭藝文提學答曰目今國事危急辭命尤重此正人臣
不擇事之日草創潤色獨當恢恢况有前例克愜衆望有何不便
有何物議宜體予意勿為更辭雖有疾病安心調理以行○庚戌
傳曰毛將久留隣山賊兵方屯聚兄弟山等處云毛將尚無退屯
之意若過旬望合水後則必有追逐蹂躪之變急急詳議指授俾
無後患○傳曰即見西報賊來江邊邊臣放砲云極為不妥生釁必

矣急急詳議下諭使之善處○傳曰慶德宮北門內三門造成工匠甚拙云閭閻間遊工匠速為搜括使喚而前日慶德宮所屬工匠亦速催促使喚○傳曰李愔罷散已久豈無沐浴之暇而必叙用復職後今始上來輒上疏章請往沐浴乎依例呈辭可也如此事何必上疏乎予近來困於疏章心火益熾若發狂疾今後如此疏章勿為捧入一依法典使呈單子○辛亥傳曰椽木至今不為上來云催促上送事各別議處○傳曰前頭大禮稠疊而雨晴無常更速祈晴○都元帥韓浚謙上疏曰臣事國無狀名陷重辟前言後說俱至不測伏蒙聖慈俯察無妄始以身無所犯解於事起之初中以已不與知卻其方張之論終至三司齊發請以竄流之刑則聖量包容數月猶靳卒乃處以中壤許以願配首尾九年之間微臣之一喘一息無非聖上曲全之洪造雖慈母之護嬰兒未足以喻其勤自昔言人臣之受恩當報者必曰隕首結草而微臣之私悃至此而又加萬萬矣逮于今年五月國有贖錢之舉亦蒙特軫淵衷下詢大臣命還田里任便住活臣忝感鴻私生返故土禽啄鳥視甘心待死不意比者邊事告急廷臣謬薦過蒙聖上

舍垢匿瑕滌去罪名擢為元帥並復職秩重以嚴召駟騎在門臣於是時且驚且感魂魄交喪不知所裁覆蓋之下白日再照披雲覩天已不勝其感泣况此莫重之任遽加身上此夢寐之所未至掘地入土求死而不可得矣尚念臺評之發不朝即夕跼伏荆扉屏氣恭俟奉旨以後遂至多日寧以稽命獲譴不敢唐突前進蓋亦畏公議而然耳公議久而不舉君命未宜虛辱始乃束帶執笏重入脩門祇肅天恩仰瞻耿光區區犬馬之忱自不覺涕泗之滂沱也噫今日邊事可謂急矣彼奴賊稔惡日久方有荐食之志天朝震怒將欲分兵而協勦其授閫外之寄視古而尤難臣徒以奮日僥冒之故人情稔熟不復量度輕重適有起廢之教廟堂過慮以臣應命此所以舉臣者稍多於他人也臣之前所僥冒只是乘南賊已退之後預簡帥臣以備不虞而已其於成敗之數蓋幾幾乎無所損益矣今欲執前日之虛套望將來之實效不幾於守株而膠柱乎而况堂堂聖朝賢能滿位掄材授任豈無其人顧臣一僇人耳何有於寸長而必使臣代斷而血指也囚罪者亦多而特蒙解網之恩臣尤懼焉折臣於戊午冬至請舍卒得風瘴淹於

死者有日因此四體皆病而右邊全不收口不能言手不能書執
匕開哺皆仰於人聞者或訝已死見者亦知必死幸而頑命未絕
餘喘久延數年之後僅尋生道而病根既上痼諸證迭發種種病
狀不敢枚陳每當冬月深蟄一室毛氈之具迴擁四壁長為幽閤
之身不見日月之光薄襲外寒動即危縮比宗國人之所共知也
且臣年已至六十有五以六十五歲之人有半身不收之病其不
能責以驅馳折衝不待臣一二談而較然矣由臣在配既遠朝臣
之見臣者無幾只聽徃來之言謂臣昔疾稍減猶能任事而專不知
病既纏骨年又迫稀其於人事百不一堪也臣既拔一生於九死
之餘名脫司寇身迴朝列雖死於道路死於行陣猶有榮焉揆諸
分義固不可言病第以帥臣之體與他不同朝受命於天階夕擁
兵於轅門起居坐卧俱不如人則瘵曠違誤悔無可及而亦必貽
患於四方取恠於上國事至於此不容自嘿竊念人臣宣力於
危難之世不計崇卑如以臣一分可用不欲終棄則誠願賤臣爵
秩下同士伍編之元帥標下有如白衣從事之類臣雖甚瘵病亦
當強起趨行隨分効力直以顛仆為期冀報聖恩於萬一伏惟聖

明天地父母曲垂裁察母使臣重得罪於處匪其據不勝幸甚答
曰國家不幸危急日甚大寒索裘吁亦晚矣人臣授命比其時也
惟卿粵自先朝屢受出征之任今日廟堂之僉舉允愜群情宜
勿控辭安心盡職以副予望○備邊司啓曰滿浦僉使有自本司
擇薦之教所當令諸臣各舉所知即為備望而因伏思惟西北兵
使三道監兵使自本司議薦者甚多皆未蒙點所薦之人如果不
合則宜嚴責臣等使之改望如果前人難動則特命因任或限以
一年似無妨也茲者既無改望之批又無仍任之命望單留中經
月經時在官者自以為朝夕當去無意官事甚者潛運官儲盡入
於已妨公害民曷勝言哉至於守令之見違者交代久曠其害尤
甚臣趙挺頃往湖西目擊心傷畧陳弊端伏蒙允音生民其有未
蘇之望矣日昨命為政臣等拭目行觀而點下止於南兵使一人
不勝相顧缺然至於一年兩都目祖宗金石之典也久未舉行殊
涉未安總乞聖裁施行滿浦僉使因令該曹差出宜當傳曰守令
前故幾盡差出矣監兵使從當差送都目故亦當察為多事之時
勿為強煩滿浦僉使自本司擇薦○陶軍門差官守備張翹哨官

張汝德入京○壬子傳曰頃年姜弘立下去日不吉云今此元帥
發行吉日預為極擇下送○傳于備局曰重興山城亦詳議料理
修築而本州牧使可合人自本司擇薦李廷綬他邑牧府使移授
回啓曰南漢山城修築必須得人臣等再三商議或以為權盼可合
但方授巡檢重任似難遷動元鐸曉暢兵務血誠奉職群議皆以
此人為可合李廷綬無故作散未妥如光州南原春川中移授無
妨重興山城一時並舉恐畿內民力有所不逮揚州牧使李弘燁
在任已久又有善治之名請旬管漸次修繕傳曰依啓廣州牧使
以元鐸差送李廷綬南原府使移授○癸丑王接見陶軍門差官
張守備翹張哨官汝德○掌令朴光先啓曰無狀小臣生長嶺外
濫蒙寵擢伏見亮徒倒戈自中攻擊之象昭不可掩故不自量已
妄為鎮定之計而誠乏格天並未蒙允成夏衍奇秀發等出仕之
命雖假優容而安有被論之人抗顏行公之理乎此無非疲軟之
致也臣於五月間母病重顛倒南還八月本職除授即當趁命而
去證遽重寸寸前進逋慢之罪固難容貸况聞道路賊暎亮疏語
枉陰慘允有血氣孰不痛心館既嚴合司且峻而臣獨稽綬趨

未嘗陳力之列臣罪尤多但以今日之艱危已到百尺竿頭姑以
一二言之李爾瞻之為人已詳於聖鑑之中臣不敢指某事為賢
而大槩忠孝雖在仇讐且不得掩曾於永慶謀危之日倘非爾瞻
忘身倡義與鄭仁弘沐浴請討則臣未知 宗社保有今日乎安
東一邑一道巨鎮而無一人開示其義理應募於昌運之一呼甘
為其役而不知恥豈不痛哉鄭仁弘聞其通文不勝瞿然曰子欲
為一言而今攻廣昌是攻吾身也為此分疏未免自言已事以是
遲停此臣所親知也陝川高靈等諸儒據義以荅其辭極嚴而金
是樞等反加其怒盡為削籍鄭經世豈有偏護之私而落筭下石
殊非美意則尚山之人一不赴會其是非之判孰得而孰失也賜
額書院非獨士子私自口讀之所而反削監司姓名於其錄臣嘗
見先正李滉之書曰所謂尊賓如道主云也尊賓來訪則雖有私
忌設肉饌以待之云而不言賢否之別此乃尊敬之至也先正之
語可法於後而悖妄之習何至此乎臣乃南中人也學識雖昧尊
賢有素言念及此寒粟遍體噫永慶之逆為如何也而左路之人
緩辭荅之終不共討賊賸之獄莫此若也而是樞等又不請討袖

手退走受人指駭於此可知豈非嶺南之所羞也且臣曾付司果
下鄉之時不為辭去方在時推之中請命適斥荅曰勿辭退待物
論○甲寅傳曰即接西報李永芳等領兵一萬方為結陣於鳳凰
城等處云其意難測允賊勢所向處及大小事避亂唐人處十分
詳問連續馳啓未合水前江灘等處定將堅守使無一毫踈虞之
患○傳曰慶德宮北門內三門造成事下教已久而工匠不為搜
括使役以拙工苟充赴役云殊無下教之意各別察行都監提調
郎廳逐日往見終日監董○持平閔濼啓曰掌令朴光先折邪扶
正論議切直深得諍臣風采而方在時推勢難在職請命適差傳
曰依啓○吏批啓曰稷山縣監崔應斗龍潭縣令李榮義相換單
字今至累月尚未判下路傍殘邑空官日久非徒民弊萬端當此
秋成事務緊急請速為發落催促赴任傳曰以未赴任他縣監相
換○以鄭廣成為京畿監司金止男為慶尚監司鄭造大司諫李
顯英奉常正韓禧兼輔德韓詠校理郭天豪掌令任興後吏曹正
郎安應魯持平吳煥修撰元鐸廣州牧使李廷綬南原府使○乙
卯王遊慶德宮○備邊司啓曰以李馨遠及鄭遵等狀啓見之毛

將將開舡二隻還送廣寧只留其沙舡一隻誠若此言其欲過冬於我國明矣所率兵士不滿數百其餘皆剃頭歸附之人岑彭之變在所可慮江水成陸賊來無礙免莊獵至亦不可不憂使毛將因我國立功則幸矣兵力如彼其單弱計慮若是其齟齬在我境終未免被禍則目前之慘已不足言後來天下之謗其何以暴白乎隨事善蓄保出萬全之意從容盃酒之間措辭開諭期於動聽事請下諭于李馨遠等傳曰依啓○傳曰賊兵一萬方結陣於鳳凰城近處則當此邊事危急之時備局逐日會坐畫心規畫諸承旨亦勿稱病更加盡職○傳曰洪太主把兵權則貴永哥何處去乎雖生存而如此云乎察問小胡處○營建都監啓曰青瓦所用焰焯煑送一欸專靠於貿易而遠路阻絕雖持重價有處絕無極為問慮今聞調度使金純之言則某條試為煑取云焰焯煑送一欸請添入於事目中傳曰允○丁巳傳于備邊司曰龍義之間假獐彌滿不久必生大變尺童所知而朴鼎吉下去亦不用意周旋善處安危大臣在而大臣尚不善為規畫國事將何以濟之合水已迫急遣本司堂上有計慮人着令十分善為周旋于都司前使之

速詳善處可矣近觀本司所為凡干機務殊無即速議處之事我國果有如謝安破苻堅百萬兵之韜略而外示鎮物之色者乎如予昏病宗所未曉更速詳議善處備邊司回啓曰剝頭左衽之輩彌滿龍義之間日後生變臣等亦極憂慮而前日朴鼎吉之行非不盡心周旋毛將終不信聽今雖再遣本司堂上恐徒往徒還也矧今山東兵將出來之事王學進已為傳之毛將必不肯捲而歸之然事關成敗何關重複依上教本司堂上一員帶同表廷老張禮忠等馳往告諭期於動聽宜當傳曰依啓假使善處事係國家安危急於呼吸各別詳議以處予近間心病日甚雖見卿等有何所益適曰舉動多事未及引接當觀暇日面謝予意國事十分危急更加盡心商確轉危為安功存社稷名耀竹帛則古之大臣何獨專美乎深有望於卿等焉表廷老等還送則朴鼎吉亦還下送矣但此時行役固當均勞不必使一人獨賢他二品文宰中以有計慮人擇帶他譯官發送○傳曰西北戍邊將士等遣御史宣諭題給某物以慰其心備邊司回啓曰塞上風霜戍卒寒苦曾有襦衣造送之教已懷挾纊之樂矣官廩不多飢渴可念特遣御史

諭以德意給以某物則允在遠逋孰不感激請令吏曹御史差出
令戶曹某物磨鍊傳曰依啓○傳曰營建都監都提調仕進檢飭
者乃所以重其事也近日領左相連往監檢而後事解弛有石子
而無椽木瓦磚如是為之則雖費十年光陰畢後無期大內妖變
近來更為大作雖先移慶德宮而仁慶之後亦何可緩也今年若善
為之則木役可斷手而若此玩愒極為寒心都提調各別檢飭○
以都元帥從事官單子傳曰李顥英以上年親耕時奉常正當陞
堂上以他人改帶○戊午司諫院啓曰博川郡守鄭遠侵毒為事
詔使時綿紬銀參無數勒定於民間怨拜徹天請命罷職答曰
徐當發落○吏曹啓曰寧邊判官韓正國殺人辭緣本府公兄等
招辭皆以無據答稱當此西邊多事之時不可一刻空官請判官
韓正國仍任催促下送傳曰允○傳曰倭奴留館之數甚多而自
京例送之物久不下送自本道所給之物亦不即准給以致倭奴
甚怒云慶尚新監司未下去前一詳議指授○傳曰奴酋回寨
而以假獐數萬遮截東路云遼城何賊守之乎避亂唐人處詳察
聞見連續馳啓○傳曰梁監軍賈欽賜銀十萬兩出來云此必發

兵事奉

聖旨也何以為之急急詳議善處且監軍近當出來云

接伴使當日內極擇啓下擇帶譯官速為發送○右承旨俞晉曾啓曰王學進之言果是則水兵將官冬前似當出來摠兵接伴使一負叅游接伴官三負請令該曹預為差出治裝傳曰允○己未傳曰追崇之日已迫而山臺蓋覆等事全不用意舉行繕工監色官吏推考重治令本監提調各別檢飭○傳曰監司不可徑先上來而不為交代也大禮當前諫長勢難久曠鄭造大司諫遠差以在京無故人差出○庚申右承旨俞晉曾啓曰梁監軍本是登州人丁末年登科別號丹崖者也拜兵部主事今已六年矣職雖主事而監軍乃御史之職無異於天使則入境之初似當有問安之舉請令該曹問安使差出傳曰允又啓曰即接龍川府使狀啓則梁監軍韓總兵今月念後出來云此是我國金祐方在登州通書于龍川府使之言則似是的實接伴使接伴官請當日內發送傳曰允○分承政院啓曰友仁手書之詩今在院壁其詩曰欲承無旨可能承承旨華街底處徵坐到黃昏簾影黑但看蝙蝠撲飛蠅云已發於館學儒疏逐句註釋以為陰慘亮謫則久而仍存非但

事體未安入直之員亦不忍寓目令攸司摘奸速為處置傳曰允
○辛酉營建都監啓曰嘉善大夫金維正鐵一千斤通政大夫王
明恢正鐵五百斤司果盧積正鐵三百斤願納故已為捧上矣盧
積則依事目論賞而事目堂上以上則不為舉論金維王明恢似
當別施他賞但從自願論賞之例一開猥濫希望之弊將不可防
請就元事目堂上以上論賞一款加磨鍊施行而從自願論賞事
一切勿施傳曰依啓若非自願則必無願人可施之賞則雖自願
入啓稟處何妨 明恢李安訥之奴也反正時誅 ○壬戌以廣取武
士對舉庭試取朴安悌等十一人 ○癸亥以鄭達為大司諫鄭廣
敬直提學柳起門掌令鄭弘遠弼善郭天豪校理李曙長湍府使
○甲子傳曰毛將之來住也啓我國不測之禍監軍領不鍊之兵
開府龍義之間則江水一合此賊不為來搶追逐乎如此事情令
接伴使善為陳諭周旋使之勿往義州留內地勿泄軍機 ○傳曰
親祭已迫而日勢如此明日更速祈晴又傳曰初五日冬享大祭
則初四日謁聖無防乎 ○傳曰今年以椽木久不上納之故已立
之柱未免盡朽明年所用椽木預詳議處使於解水初為先上納

又傳曰湖南材木令何人斫伐乎御史敬差官不往處則不可只
令守令斫伐京官急急擇遣監伐○戶曹啓曰罪人贖銀上納時
四月二十三日巨濟支配罪人張順命家所納銀子二百五十兩
用下矣今者張順命女婿尹應珰呈狀于本曹曰妻父張順命贖
銀上納後未及蒙放而物故所納銀子願還出給云渠之呈狀不
可取宗故移文禁府查問物故的宗仍用其銀似為冤抑何以為之
乎傳曰還給順命盲人也以卜名於世七十之年死於絕島○儒
生鄭廣益上疏請革庭試徇私之弊○領相初度呈辭答曰莫重
追宗大禮首相以都提調何可不為進叅至於呈辭將至大禮之
又退乎廣益不知何許人其言聽若過耳蚊聲大臣豈以此引入
乎安心勿辭速入清齋事諭之○執義崔護掌令金崙持平閔藻
正言任器之鄭湛啓曰近來亮徒陷人者每以科舉一事為機穽
臣等嘗切痛惋矣今此庭試之事則形迹敗露凡出題之事皆主
文者勾管而以分誘避患為得計退坐傍觀使親試重舉任他奸
小輩所擅弄二百年流末舊規一朝盡毀豈不駭且異哉大提學
若有故則提學可以代出而亦不可書於大提學所出題之首也

書首望而不厭又出一題而備末望其計巧矣既不用大提學之
題使滿坐試官各出一題紛紜進呈有若訟庭尤可恠也大提學
之在座無恥諸試官之違規顛妄不亦甚乎題出而滿庭之士闕
筆相顧曰此乃某某宿構之題也自出題而其子與壻及婿家之
人俱叅其榜此則永慶之所固辭而廷龜為之况其壻之不文人
所共知非宿構則何能預此試乎且科次之法分考試官若得稍
可試卷持就大臣及大提學處定其取舍然後更為合考而始書
等第者亦流來之定規也金蓋國科次臨畢時獨取渠之所考試
卷六張而來只讀一張為壯元其餘五張則不問優劣不讀一句
畫書三下而取之使不識一字之豎子亦叅其榜不亦痛乎奸謀
昭著國言藉藉臣等所當即為論列而適值散齋之日未敢發言
今被儒生詆斥請逋臣等之職大司憲尹訥司諫蔡承先持平安
應魯亦以此引避荅曰勿辭○工曹判書李廷龜上劄曰臣曾差
終獻官預差而儒疏臺劾前後繼起控辭未准仍有入齋之命臣
既不敢進預祭班又不敢退在齋所終夜席蒿菸廟門之外未
覩甬穆之光只聞鍾鼓之聲瞻望彷徨莫叅侍衛之列臣誠死罪

死罪臣雖庸愚踈妄可斥者非一而未嘗以暗邪行私為臣罪目
臣非敢自謂至正至公賦性踈拙自不敢生意故耳臣之忝為試
官前後不記其數出題而試士者蓋亦多矣其時亦有子焉有壻
焉有叔焉有姪焉有姻親焉有功戚焉未嘗一聞如此之誘豈料
積困群猜萬事灰心之日乃受此闇昧之名乎昔年臣忝文衡時
與賊筠同入試闈賊筠拈出臣之三寸叔試卷問於臣曰此作甚
好臣曰此乃老儒不讀之文再三問皆不許筠賊退謂人曰孰謂
某知文不知厥叔之文也云國人無不傳說丁巳年謁聖時提學
臣李慶全極贊臣子昭漢之文將為入格臣適參考諦視而矧之
力沮而黜之慶全至今言之昔則如此云今則如此云豈臣衰耗瀆
死變易素性而然耶臣亦自笑臣之前後忝文衡也題不必出於
臣手一任相臣所為設令此題寔出於臣用否與高下自有相臣
况臣所出之題相臣以為不可使之改出他題適於其時座中有
言及金將軍事臣於倉卒率爾言曰以此事為進表亦可也云而
已及其日晚屢擬題而皆不用大提學乃以此告於相臣而為題
此宗座中諸人口上相議而請用者主文也擬首者相臣也獨謂

臣所出臣宗未曉其意而到今言者皆以是為臣罪案吁亦巧矣
臣之子與壻之文未知從何所得上而兩大臣與主文章叅試官
考較立落臣皆不與焉某人之以某事得叅某人之以某語見黜
臣亦邈然不知彼在外之人何以知之殊未可曉也臣屢經患故
熟諳時態士習之曉曉愈往愈甚今者則定欲不入以避其鋒思
點之下適及於備局會坐之時不敢言病龜勉而出已知曰某事
必有開端惟思含默屏坐庶免大段搆捏及至皮封拆下之後臣
宗憮然若無所容而亦未如之何矣臣與大提學少年相識情分
不淺而只緣名迹相逼轉展阻隔又曰臣子明漢冒忝玉堂於衆
論齊叢之時觸觸生梗得罪時論臣之有禍厄不獨臣知之也二
十年前已試之館職於朝家有同芻狗在微臣無異腐鼠此又為
崇每被侵困萬里歸來之後擬拿鞠者再矣臣亦人耳何以堪之
臣瘡病纏身朝夕待死榮華非望軒冕無心小兒輩偶然科第何
預於臣而又將驅入圜門臣誠不知死所臣粗知名節庶幾不負
所學立朝三十年惟願事君勿欺而白首今日受此容私之謗臣
從此溘然目不瞑於地下伏願聖明削臣子壻鐫臣官爵仍下司

敗以覈臣罪以快時論不勝幸甚答曰此時人之為言何可盡恤
自反而縮勿為多辨大禮當前尤不可引入安心速入清齋○同
副承旨朴弘道啓曰齋戒中凡䟽先稟事今日命下而今此鄭晉
榮之䟽詆斥政院不敢不入故入之矣敢啓傳曰如此雜䟽承旨
何不先稟強入于齋戒中乎極為不當後勿如是○乙丑都承旨
李德洞啓曰伏見進士鄭晉榮上䟽今番廷試試官政院獨當差
出而嫁禍宮闈者亦皆得叅先治其忘君父護私黨之罪云日昨
廷試試官本院依舊例差出其責專在於長官儒䟽指斥正中臣
失尚亦何辭但試官備擬只憑官案循資列書而宰臣中或有私
故以書相通則不錄者頗多玉堂叅半使之直宿亦是規例豈有
一毫私意於其間哉且臣賦性庸懦素無機閱其於黨論自前齟
齬到今白首尤覺推類况於此時憑籍試官之望敢為無益之計哉年少儒生憤
激之言固當置而不較而臣之處事未免踈脫人言之來不得不瞿然自反而當退
伏私室以待物議適以清齋入直近密大禮在前進退狼狽不勝惶恐待罪傳曰勿待
罪○丙寅追崇尊崇都監啓曰領議政朴承宗出叅故冊實捧耒
矣傳曰尚未快晴以未時觀日勢奉進○以趙游擊接伴官單子

傳曰趙游擊以欽差護送使臣受命出來則接伴官豈可不擇更加擇送○領議政朴永宗上劄曰臣以極庸且劣承乏鼎軸當此艱危之日更無絲毫之補思欲讓賢出於血誠聖旨不准力疾隨行今見臺諫啓辭正中臣過國無臺諫其何以糾官邪行公法乎因此得釋重負則雖骨肉相愛何以過此鼓舞喜甚誇詡家人矣但今將永退焉得無言強趁閣下寒氣逼骨坐如凍蠅心火極熾幸不至手斃傍人至如處置間事茫如夢裡全不了了試記其一二焉大提學所出題馬馱請伐西虜好則好矣目今毛都司請兵勢不克從正論之人皆歸咎君相今若以此為題使多士製述則其必曰朝臣則皆欲發兵特上意不從而此題是諷諫之意也轉相告語流聞於天將則畢竟歸咎何地臣職此深懼不敢顯言托以他說使之改出他題而首擬矣臣以區區慮微愛君之忠遭此不測之謗難卞之目吁亦數也至如多官並令出題固是臣之妄作然亦有前例壬子年九月二十四日上臨御瑞葱臺庭試其時相臣李德馨相議出題大提學非不在也招李爾瞻等問題此固一時相臣廣詢博訪之意庸何傷乎對讀官十三人皆非臣

相切者臣寧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臣欲務公道反被私謗其亦
冤矣且考較之時臣承宗臣弘考臣爾瞻鼎坐使吳靖對讀臣等
何嘗不議於爾瞻爾瞻亦何嘗不問於臣等有一文爾瞻贊之曰能用
禮記文字臣從而然之此則李汝儉之子也爾瞻安有私情一文
以九泉斯世為對爾瞻抹之臣亦然之此則洪恕之文其妻甥李
尚恒安敢干預有一文甚拙而落句有妄發字臣欲黜之柳根以
為元數不多不必強黜此則洪震之文而李廷龜洪霽安得知之
及勘定壯元之際柳根贊一文爾瞻亦贊之遂定三上臣曰壯元
無乃訓導耶短句雖有生氣文頭不佳恐不合壯元柳根爾瞻高
聲應曰必非訓導無疑矣餘皆類此何可盡陳逮乎罷出闕門未
聞臣與弘考柳根鼎坐守門將廳柳根戲言曰吾為朴好元亡靈
所使力主安悌之及第好元即安悌之祖父也以此言之蓋國何
預焉特以其甥為執言之地凡父為考官子為壯元者皆出於私
情乎分四所抄呈可合之文臣等再考可黜者黜之可陞者陞之今若
咸聚諸試官一一問之則蓋國所上元不滿六丈而蓋國所上有
一文文體紆餘出衆但上面與方面皆書之蓋文多而紙少故也

爾瞻曰有表可落臣及弘考從而黜之惜其文佳見屈退問落幅是柳命立之製也蓋國所上不盡取於比較然矣元數十一人柳根所上及臣等自取通共八九名蓋國六丈之說無乃訛傳乎科舉後毀謗例也李廷龜子婿同參近於烏飛梨落然謂臣等妄取則可也謂廷龜蓋國與知則不亦甚乎李堪孫與姪一家二人得占此亦廷龜子婿耶柳稽之孤寒進民之卑微並皆得參此亦蓋國容私耶臣與大提學未免一場相爭早知有時人之謗也臣是自作之孽宜律以奸小之罪緣臣之故橫辱他人之無辜者亦何哉嗟呼臣與爾瞻為一家相切之人其文章駢儷臣嘗稱羨故申之益呈疏臣奮言於備局力請仍送儼相之行及三司齊論臣密言於趙挺力沮庭請之發及至劄言嶺儒大被憾恨臣非伸救嶺儒案為爾瞻地也若以張弓挾矢驅嶺儒為逆賊則大獄必起豈美事哉日昨以爾瞻題為副望者亦慮公議以爾瞻為有意而出此題故耳相愛之深神鬼可質一事抵牾萬端齟齬莫非臣罪雖悔曷追伏乞聖明削臣官爵仍命罷榜以快其心荅曰惟卿既宅首揆承命試取則一場之事在卿進退况秉心公正欲洗陋習則

出題雖廣何傷於救時乎落榜舉子之言亦已可笑身居臺閣甘心雌和孰主張是良可惜也卿勿介懷正色鎮定以清朝議以濟國體從前罷榜事尚未處置此榜有何云云乎毋庸更煩○丁卯王行追崇親祭于太廟三司以久駐儻禮之處為未安請亟還法宮早完賀禮荅曰此乃莫大之慶應行之禮何可每不為成禮乎休煩可矣○未時王還御仁政殿受群臣賀禮仍頒教赦

大德元年日食卷一百六十六

平利縣曰來○未飲王景梅斗奴媿愛我自

起京早宗節野答曰此不莫大之憂與林之

王時更宗雖奈子 朱康三石以八理

西羅漢前羅林軍尚未滿道以軒休

心學味雖王景景身可謝少

成強華夷所謝然和毛景林舉七三言衣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七十

十月朔戊辰王行飲福宴○初昏大司諫鄭達擗前啓曰日已向昏酌禮過半請速入內答曰盛禮不可每不成禮勿為煩啓○大司憲尹訥啓曰緝禮既完爵數亦多請命停止答曰九爵後罷○己巳傳曰元帥下去一日為急凡防備等事詳細指授○答李爾贖待罪啓辭曰大禮當前廣益投䟽兩司銜避以致煩擾日甚予素患心恙近來尤劇欲發狂疾未知彼處卿宜安心勿待罪○辛未傳曰金應河子蓋鍊謁聖殿試直赴○壬申左曹啓曰冬等領祿倉儲罄竭專靠法聖再運而發艫已久尚不到江祿捧已迫計沒奈何不得已諸倉遺儲稅米收米零星湊合一半為先領給矣○傳曰戲子等未布給送事下教已久而何無回啓乎左曹啓曰左右儻禮廳戲子等名數開錄今始移文故三百六十名依前例綿布各一匹廢鍊題給傳曰久○癸酉以鄭遵辭職上疏備邊司回啓曰鄭遵受任邊邑今抵四年雖年齡未衰想筋力盡瘁疾病之來固其所也豈可使之終始賢勞今宜許遞還京待其差病選任而罷義之間假撻橫鴛合冰之後憂虞必深西門鎖鑰不可代

以手生之人姑令仍任調理察職宜當張懿範黃彥義等構陷之
罪尚未正刑臣等心常憤惋况其被誣之人其能自安於職事乎
請待大禮完畢即為嚴鞠定罪以快再路受任諸臣之心答曰依
啓○三公啓曰伏奉下禮曹備忘記臣等相顧驚惶不知所言掄
揚聖德恭上徽彌是莫重莫大之慶禮緣有 詔使之行時月漸
遲臣等奉職稽緩之罪曷勝言哉瑞旭清明追崇大禮無少欠缺
十二日徽彌之上一刻為忙臣等雖有背後誓議身中疾病未死
之前盡瘁筋力如習儀正禮終當一一隨叅伏乞更寢退定
之命傳曰今見啓辭不覺恠笑予已受虛彌幾度予雖德洽民心
功蓋一世者上彌之舉不宜如是數數况寡昧予然姑舍是卿等
徒欲速上虛號而不體予意予受之何益嗟嗟卿等既曰盡瘁而
何乃獨不參讀卷之任乎多士雲集謁聖又退事體極為未安初
九日卿等若安心入叅讀卷之任則上彌亦可以次第勉行○丙
子王幸成均館行焚香禮御明倫堂試士傳曰不欲獨當人言則
三公原任文衡大提學提學各出一題並為書啓遂取宣世徽等
九人世徽長興人附元兌預述首擢○丁丑傳曰昨見禹致績狀

啓則假犇革所言極為亮恠毛都司非但至輕所率軍兵極為孤單虞事亦甚踈虞合冰後我國被禍必矣一刻為急可速反覆商確從長善虞備邊司回啓曰毛都司處事誠如聖教賅禍我國之憂前已再三陳達今見禹致績鄭遵狀啓非但真犇之衝突可畏假犇所言鐵騎先搶者尤為凶恠賊署朱姓人千金購頭禍甚切迫都司亦豈無疑懼之心其標下千百皆剃頭反側之輩如使朱姓果能行計一夜之間賊起帳下他日中朝亦未必歸咎我國勸還廣寧此其機會請二品宰臣明日內發送傳曰依啓二品宰臣何不擇薦泛啓如是乎依前下教可速議薦發送○傳曰毛將欲還廣寧么必須善待以送可矣速遣二品宰臣優致贈物各別慰送毛將往後假犇革何以善處○備邊司啓曰毛將動於王資購金之說雖有么么而欲還廣寧之言猶未十分明的豈可以此謂之必還而先致贈物以為送行之禮乎今此二品宰臣之差遣蓋出於開諭毛將乃送廣寧之意也應遣宰臣既已擬差以啓矣臣等更為思量則毛將之去在我免被禍速在渠誠為得計不得不開陳利害勸以成之但天將既住我境有主密道委遣使臣遽

請勸還事體未妥莫如使奉道任事之臣自以己意將賊中相傳之語微露於接話間仍言江流成陸之後鐵騎衝突搜索甚急則事將有不可測者以大人之達見必已熟慮而審覈大人之阽危乃是小邦之深憂俺受任本道備諸虜情得聞凶悖之言不可諉以道聽而終嘿姑還廣寧待時出來以圖進取實萬全之策如是云云則豈不動聽乎監司朴燁可以辦此伏候睿裁傳曰昨日領相不來云詳問于領相從長善處○傳曰趙游擊既以欽差稱彌上表則事體非輕凡館舍修理急急察為且護勅官并來則是何勅書乎預先謄出上送而若不許謄給則援據前例十分善諭使必動聽○己卯尊崇都監啓曰昨日臣承宗臣續男臣就正齋會點視諸色所造寶冊儀物後令日官推擇奉設吉時則寅卯間為吉云分付諸房着令罷漏時整頓使下吏臨時招臣等今日寅卯間發進則敦化門外左右相兩司長官以下皆會鞠躬祇迎西班亦如是矣且昨者三嚴以辰初啓下則其勢不得不辰初奉進也轉退於巳時臣等實未料得未免早動此則難違顛倒之罪不勝惶恐○王御仁政殿行上尊彌禮頌赦○庚

辰王行上壽宴行判中樞府事沈喜壽啓曰小臣少有濕症不能
運步今日伏承入叅之命艱難入侍而至於行酒之禮勢有所不
堪惶恐敢啓○領敦寧府事鄭昌行啓曰小臣未死之前願欲瞻
望天顏曳疾隨叅而右脚不仁進爵不能堪行惶恐敢啓俱答曰
卿等安心叅宴勿為進爵○辛巳禮曹啓曰今此辨誣賜銀朋大
義於天下鋪讒說於華夏追崇受黜慶禮既完增廣取人在所不
已自前國有大慶必設科舉前規已成請依近例舉行傳曰允○
壬午傳子領相曰天朝大官將官連續出來邊事日急曰卿每
入當此寒節舉動屢退不幸甚矣頃日庭試云云事子已洞燭卿
秉心公正務革弊習惟予在矣何嫌何疑而卿為首相又於舉動
臨迫之日苦辭不出以致殿試又退乎卿復正色亟出料理邊事
○甲申傳曰真捷一萬出來鎮江云其計極凶連續詳探馳啓又
傳曰梁監軍奉勅出來則以何例接待乎預先講定毋致臨時
顛倒○傳曰本國使臣今月內出來云宣慰使急急發送○丙戌傳
曰監軍接待雖稍降於天使豈不浩大若只以該曹所儲可能
善待則不須分定不然則區區小弊何可盡計而不為別送乎右

相戶判尹暉金緻接待所堂上啓下郎廳速為差出○丁亥傳曰
日候甚寒來月決難舉動也今日雖夜深出榜罷場領相叅受誓
戒使大禮勿退○傳曰柳澗等事極為驚惻康呈喪柩各別護送
而崔應虛等出來到泊即為馳啓○備邊司啓曰以本司啓辭兩
西貢物移定於下三道盡為作米以補西路糧餉事得蒙依啓察
為之教軍需措備之策思過半矣此事必須趁此穀賤之時知會
民間作米收捧然後庶無乏絕之患請令該司急急舉行傳曰依
啓此貢物作米其數幾許急急並所募粟輸入軍前所不可已也
並速議處○戊子都承旨李德河啓曰臣等伏見陳慰使權盡已
狀啓進香使柳澗書狀官鄭應斗舩敗淪死康呈病死海島云俱
是宰臣侍從之人啣命朝天不幸皆溺死於海濤之中聞來莫不
傷悼况朴彞叙消息杳然沉沒丁寧似當有恤典請令該曹稟旨
舉行傳曰朴彞叙柳澗康呈鄭應斗及淪死譯官等為王事涉危
途淪沒於海中極為驚惻超授贈職優施恤典其家屬月捧量給
蓋至是使臣淪死的報入未故也○己丑傳曰金應河死於國事
忠烈可尚而其妻子將不免饑寒 皇上降詔賜銀 皇恩同極

其家屬月捧優給○傳曰伐木事目單子速為啓下柳泚亦速發送○辛卯備邊司啓曰權畫已闕萬死之餘得以生還誠為多幸一行行李盡付於洪濤巨浪之中猶幸李恂銀子得保於腰帶以應盤費不足之憂厥數纔三十兩請令該曹待李恂入京即為准給傳曰依啓○傳曰日侯已寒不得推鞠安有如此時乎飲福宴後雖翌日即為推鞠○壬辰備邊司啓曰金應河死於國事其忠烈之聲至徹於皇聽降詔褒美亦給銀兩於妻子 詔文辭意雖不及知而使應河有知亦必感泣於冥冥中矣奉詔事體重大豈可仍委於一譯官乎依前謄黃 詔陪來之儀擇定差使負次次陪奉上來答曰依啓雖他行奉來 詔書而使書狀無一人生存令權畫已奉來如何速議以處○乙未四更王詣社稷壇所行祀事禮畢還宮受百官陳賀頌赦中外○丙申王御仁政殿行飲福宴○傳于備邊司曰毛將事至急而本司久不議處今後如此緊急事速為詳議善處○丁酉傳曰趙游擊帶來家丁多至數十餘名凡接待之事各別察為○傳曰日本國使臣不久出來而倭館失火盡燒極為驚慮一依舊例急急造成而未造成前倭人

等勿令橫行於外處潛商嚴禁

中朝我國可諱之事勿使煩泄

倭人應給之物勿為遲滯十分催促即令備給俾無倭奴多數留館之弊○龍川府使李尚吉馳啓曰質畫使軍官一人賈持義州報狀示臣一款乃鄧後禹潛圖毛搃兵事也令臣力諭搃兵使之善處臣當日早朝與接伴官偕進館裏為言俺得侍老爺令將半年情義有因一家吉凶禍福皆當與其仍出鄧後禹所錄示搃兵則搃兵曰鄧生識字之人必不出如此等語臣曰後禹頻數往來于茲老爺後可詳問搃兵曰後禹固是細人而遼民之亮亦有甚於此者俺則不信俺既以身許國死生存亡付之於天事成則天下之幸也不成則天下之不幸也遼民之不信俺亦已知俺若為身謀只欲保身則豈能留滯至今與此輩同事此輩頃日亦倡鄉送之言俺一點丹心有如皎日俺之留此已久備知貴國忠順之意肝膽相照雖有浮言豈敢疑惑馨遠又謂搃兵曰茲地逼近鎮江水合又不遠此距鐵山甚通又有倉舍山城不比此邑之無城可守願老爺暫向鐵山與管叅政相議軍事如何搃兵曰可進不可退在此若聞義州有急俺當領兵馳赴

天朝貴國自是一家

豈有越視而不救乎搃兵乃辟左右而言曰非徒賊陷遼城也遼人將官以下為老酋內應開門迎賊竟使遼城見陷遼民之行天朝莫大仇讐也貴國與遼左接隣豈不聞遼民之事乎臣又以質畫使分付請納糧米二百石為言寡君念老爺久留境上必有軍中之食之患命納軍餉若干石云云則搃兵曰此是俺前日請貸之數耶臣對以此實寡君周急之義非為假貸而送也搃兵喜謝不已今日日暮後搃兵有朋日往來鐵山之計恐仍朝來臣等所言有此行乎且近自四五日來松江上下避亂遼民等般移家小畫向內地相望於道路那邊聲息之可虞據此可知矣○傳曰龍川之危急於義州若賊兵來搶則鄭如麟可能守禦乎急急擇定大將領重兵堅守可也當日內速為詳議善處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七十一

十一月朔戊戌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即接公洪道伐木御史卞三近狀啓則先定斫伐之數幾盡斫伐而終運加定斫伐文書未及下去欲為上來云非但終運之數倍多於前只斫在山之木而不為乘雪曳下則明春後民正在耕年之時似難動衆况雪消春泥曳下之功必倍冰凍之地請令卞三近勿為上來終運斫伐傳曰允○碩議政朴承宗初度呈辭答曰此時首相豈可呈告乎調理速出勿為更辭○傳曰碩相處更遣承旨敦諭○己亥公洪道伐木御史卞三近入來○右副承旨任碩冷啓曰臣往諭于碩相則人非鬼責面腫極重決無出仕之望云矣○慶尚監司馳啓東萊府倭館出火倭自中集示○司憲府啓曰設此萬科本意專在於防秋而即者西報孔棘軍兵下送一刻為急親耕別試放榜雖或退行萬科放榜決不可遲延請仍行於前定日急急入送○右承旨成晉善啓曰臣往諭于碩相則一日再遣近侍聖恩尤隆臣罪尤大惶恐待罪而已○庚子傳曰邊事益急禍迫宗社卿以何心又為引入乎速為勉出十分料理俾無後悔事碩相處更遣

承旨敦諭○頌相再度呈辭入啓右承旨俞晉曾啓曰臣承命往
諭于頌相則病勢深重有死而已云矣傳曰知道○判尹尹銑上
疏曰梁監軍接伴使為任極重臣不敢承當速令廟堂商確處置
○荅頌相再度呈辭曰監軍先聲又到決非大臣引之日速出議
處○司憲府啓曰木川縣監洪振道專事剝割圍境嗷嗷泉石可
觀震率妻游行貽弊民間請罷職不叙牆外大將金遵階頃日社
稷祭飲福宴時以雲鈞入侍出食家飯于御幄側滿庭視之莫不
駭愕請削去仕版荅曰金遵階推考洪振道徐當叢落○左右相
啓曰目今國事艱虞而頌相朴承宗以病呈告不為出任勞悴之
餘疾病之作勢所難免而臣等近觀頌相嫌其被斥於臺評不安
於心者久矣今此呈告不但為身病而發請更加敦諭亟命出任
傳曰依啓○辛丑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凡伐木之事必於冬月
者蓋乘雪曳下不棄農時之意也公洪道督運御史卞三近兼管
伐木之任而後事未完徑自上來請推考遶差傳曰允○戶曹判
書金蓋國上劄請遶荅曰度支重任不可遶易調理以出○傳曰
今日國事十去八九雖非邊虞危懼日甚固知攸濟况大賊壓境

存亡未判而天朝將官連續出來督發軍兵者乎以彼以此危若一髮今日人心惟以高卧避事為謀身之上策小官固不可如是况伊大官安忍罔念國家危亡乎卿以完才碩德方切倚毗而小有一嫌便為引入在卿小心戒惧之意至矣其於徇國盡瘁之義何哉遣代言敦諭實非尋常之舉而卿不動念予竊惜之卿可盡掃小嫌即日勉出共濟時艱使功業彪炳輝映宇宙則雖商家霖雨不獨專美於前矣盡心勉起事更遣承旨敦諭于領相右副承旨任碩玲往諭則聖恩日隆臣病日深只待入地之期斷無出仕之路云矣傳曰明日更遣承旨敦諭○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今承下教取考諸疏則有李汝貽等疏粗陳營建都監四大策其中更有造船運木吹鐵埋炭打造軍器等項曲折似近於急時之事此外諸疏中速為回啓者不得的指分付何以為之敢稟傳曰令都監急急詳察回啓○壬寅幼學李慶後上疏請完推鞠叔捨人心○義州府尹馳啓越邊賊徒如前屯結○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臣承命往諭于領相則以為面腫人所共見伏地惶恐無以仰啓云矣傳曰知道更遣承旨敦諭○答領相三度呈辭曰予意諭

之已盡宜遵前旨調理速出○刑曹判書韓纘男上疏乞違並帶
都摠管荅曰有病則依例呈告可矣何必陳疏乎近日規外陳疏
太多予實不堪摠管違差○司諫院啓曰唐津縣監沈廷翼虐民
如讐槌剥膚髓閹境怨咨流亡殆盡請命罷職工曹佐郎金時訓
為人庸劣不辨菽麥請為先汰去荅曰徐當發落○癸卯政院啓
曰目今國家存亡迫在朝夕而領相不得安其位呈告引入屢度
敦諭無意出仕此時若領相去位則國事無復可為中外群情莫
不悶慮但終日命招非所以教大臣之意但當慰諭使安其職請
命招姑為停寢傳曰允○傳曰領相久患面腫云遣內醫看病○
甲辰傳曰領相霞遣承旨敦諭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臣以下諭
之有往于領相則以為不勝惶恐只待死日云矣傳曰知道○乙
巳右副承旨任頌齡啓曰冬至祭香獻官當由正門出去而今日
放榜敦化門正間已排虛位何以為之傳曰令禮官急急議處○
以姜懋為輔德朴光先掌令○丙午荅領相回度呈辭曰御於國
家存亡休戚義當與共則苟利於國無不為矣群小啁啾何足數
乎毅然正色惟以安社稷為悅勿復控辭終始據當毋負予倚毗之

至意卿之情事予盡洞燭更加安心勉出以紓予憂○傳曰領相更遣承旨敦諭○前司果方守上疏曰今者一聞邊聲四方風靡惴慄失措魚駭鳥散殿下之庭無一人出萬死力當猪豕之突海島之中投竄滔滔蔑君臣之義負國家之恩一至於此二百年休養之功果安在哉古語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民心如此未審今日將誰與衛社稷而庇本根乎可謂痛哭者也固守京城鎮定人民修築中興山城以禦大賊守書史也○司憲府啓曰史官之任

專為記事而設古人所謂國可亡史不可滅者此也奉教李必達為人庸劣不合此選當初秉筆無意修史自知難免罪責反生規避之計潛為下鄉今始上來請李必達罷職不叙答曰只罷○丁未右副承旨任碩齡啓曰臣往諭于領相則惶恐感激不知所言云矣傳曰知道○戊申是日長至地震屋宇皆撼○答領議政朴承宗五度呈辭曰當鐵騎南牧之日卿高卧不起乎殊非大臣徇國之義也宜遵前旨調理速出毋庸更辭○政院啓曰今此游擊朋黨入來既曰欽差又責制勅云接見時若有難處之事則不可無首相更為敦諭宜當事係軍機措語酬酢之間若致錯誤所關

非輕敢啓傳曰久○傳曰伐木事急韓亨吉速為下送○同副承
旨朴弘道啓曰臣承命往諭于頷相則聖恩罔極不知所言云矣
傳曰知道○己酉右副承旨任頷玲啓曰臣往諭于頷相則痼疾
深劇公論森嚴恐負聖恩日夜涕泣云矣○庚戌傳曰知道唐將
已為入京接見日卿不可不入侍何可不有君命而牢拒至此乎一
時浮薄之輩雖有所云云有何森嚴公論而何足介懷安心速出
卿雖萬拜斷無允從之理相持之間只令國事潰裂而已毋庸更
辭另加體行事更遣承旨敦諭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臣承下教
之旨往諭于頷相則聖恩罔極感激涕泣云矣○壬子判中樞韓
孝純卒孝純浚謙之季父也少有聲氣垂死之年謫附爾瞻蠅營
狗苟遂得大拜人謂是夫必行大事慶母之論起孝純日稟廷
請之期於爾瞻每問金左尹云何金左尹者濶也仰其氣息唯其
所令廷會之日右叅贊柳澗自爾瞻家直招政府吏言之孝純聞
令趨踰以來倡率百官祖述仁弘之言為廢削之請人皆憤之蓋
其妻姜氏乃掌令慄之妹也狂瀝無檢賈持孝純不得自由人目
之為姜政丞孝純受其誘林益至狼狽至是卒○午時雷電雨雹

大如榛子○癸丑傳曰伐木事急韓亨吉仍速發送其代以卞三
近啓下察任○左右相啓曰伏聞坤軸尚靜而動則地道之失寧
也積陰宜閉而震則天時之不令也迺於今月十一日戊申地震
有聲屋宇振撼越五日壬子風雨晦暝大雷以電斯乃變之大者
而窮冬數日之內疊見層出天之示警一何至此嗚呼矣不虛生
必有兩名古人多以冬雷之變咎在相臣如臣等闕茸者備負在
鼎才智俱下既無平戎之畧入望素輕又乏鎮物之量伴食朝堂
顧影隨行旅進備局報顏就列日月徒積於尸素罪罰難逭於瘼
曠歷考漢唐災異策免史不絕書伏願聖明克加省察亟罷臣等
之職以答天譴改卜賢德之人以濟國事答曰災變非常深用憂
惕實由不辟豈緣大臣宜安心勿辭更加勉輔○同副承旨朴弘
道啓曰臣承命往諭于領相則聖恩罔極不知所達云矣○政院
啓曰凡天變地災觀象監官負即為書啓而本月十一日地震聞
闔之間無不知之已過五六月而終不書啓此非尋常微細之罪
請其日直宿官負推考治罪○甲寅營建都監啓曰今雖停後軍
餉之數亦為不小且米舡以江水遽合之故發泊楊江等地下陸

輸入之際郎廳一負勢難周旋糧物牛太越此時預為措處可無
臨時狼狽之患尹暉之啓誠出於不得已也伐木之事則猶可委
以他人不必以米色郎廳差送韓亨吉勿為改易仍以本任責效
宜當傳曰今已停後伐木事急韓亨吉急速下送其代以卞三近
啓下察任○傳曰近來史局無實官李必達領春秋啓請招來蓋
重事體也領相久久引入雖敦諭不出者此乃不安其職而又論
罷啓請招來史官則必尤不安必達叙用還授本職以重史局○
乙卯差領相六度呈辭曰今日國事不忍言也卿以義同休戚之
大臣尚且如是他大臣何足責乎不可使聞於隣敵也畫掃嫌介
安心速出以副予望○傳曰邊事尤急領相處更遣承旨敦諭當
日內使速出仕○司憲府啓曰李必達為人庸劣不合此任故當
初已有物議及其身遭親喪長在娼家毀滅倫紀為人所棄則頃
日本府之論劾所不可已也若其丁戊年間作史與否即其時領
監之所知也必達在直半年曾無一張修正而在喪已久去冬今
夏褒賚時日記單子無必達未修正置簿則即令三公何以知其
勤慢而為等第哉况領相之送言于左右相啓請召來者亦為史

局無實官也。頌相之請召實是公心。本府之論劾亦在公議。有何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如必違悖戾無行怠慢不職之人。豈可使秉筆更職國史乎。請還收叙用之命。荅曰。叙用還授以安大臣之心。可矣。勿為煩論。○丙辰政院啓曰。以備邊司秘密啓辭各陳所懷。事命下矣。三司長官命招之意。敢啓傳曰。允大臣備邊司堂上並連命招。○幼學金振滢上疏曰。邊虞孔棘。國事日急。而臺官構陷首相。使不得安位。假托科試場事。欲售陰陷之計。在其黨則公然行私。九人之榜。預作者七八。至於鄭碩。僞逆賊妻甥。特命削科。而不有君父肆意。冒取聖批。至斥以堆和適辭。而蔑視君父。恬不動念。國楨一小官也。而不有相臣啓辭。偃然行公。至於備局諸臣。所當直斥。兩司請起頌相。而徒知時論之可畏。不念宗社之大計。緘口不言。罔愒度日。請斥奸邪之臺官。以遏群小啁啾之患。嚴鞠廳之律。以懲國楨故犯之罪。責備局之臣。以正人臣含默之失。推至誠之心。以慰頌相不安之意。○丁巳大司憲尹訥掌令金崙持平閔藻正言任晁之鄭湛啓曰。伏見金振滢上疏。有許多未安之說。臣等奉職無狀。被人詆斥。一至於此。何敢自以為是。而晏然仍

冒請命遠斥差曰勿辭○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凡材木之斫伐若失冬月而雪消春泥則一木曳運之難百倍其功故敬差官急急差送之意良以此也况海西湖南則海路險遠雖已斫伐一運致不可必也惟此公洪一道木道便近都監材木專靠於此處而韓亨吉諉以事目未下至今遷延莫重伐木恐其失時極爲悶慮臣亦無如之何矣傳曰事目當下數日內速爲催促發送○領議政朴承宗上劄曰今見朝報金振滢上疏頗舉臣名臣切痛之請下攸司依律科斷答曰儒生之言於卿何損焉安心速出弘濟時艱仍傳曰邊事危急予當引見面議領相此刻命招以來○執義崔護啓曰伏見金振滢上疏詬辱兩司不一而足臣雖無狀亦是聖朝耳目之官也被人醜詆不可仍冒請命遠斥臣職答曰勿辭○戊午司憲府司諫院合啓曰銓曹郎官即一時極選之任而頃日本曹正郎任興後敢生專擅植黨之計乃以無履歷之斗瞻有嫡母之秀葢自爲備望初不議於同僚又不言於堂上密書單子暗投望筒而入之此前古所未有之大變也請任興後遠差南斗瞻奇秀發並命削薦以重名器李廷龜絕島圍籬安置事不出

朝報秘密答曰徐當發落時朴承宗曰公論薦李廷龜為提學蓋廷龜之為大提學在爾瞻之前而至是反居其下則爾瞻已不安矣適金振滢者上疏攻斥爾瞻且及廷龜科場受枉之狀爾瞻曰此發怒謂以悌男餘黨謀立西宮請安置至壬戌二月備局請以廷龜為梁監軍接伴使王始下嚴批切責臺諫○己未以秘密傳曰接見後日為之○司諫林健啓曰無狀小臣性本愚憇不作苟容之計惟思直道而行昌祿顯慶之免逆悌男之追刑無不據當賊沂之搆逆賊筠之謀逆亦皆先發以此見嫉於諸逆之黨久矣且臣之子參於戊午式年之榜前後罷榜停啓臣皆為臺諫時也臣雖無狀豈容可否於其論掌令李後天不察兩年之事指為論臣之罪目若取前後朝報而考之則臣之有罪無罪可立見矣不料今者新命遽出臣雖欲強顏逐隊其於物議何請命違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庚申答領相七度呈辭曰卿之情事予盡知之不必更陳安心亟出○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臣承命往諭于領相則以為賤臣病勢極重昏迷人事臺評漸峻終必去臣瞻望土闕酬恩無地只自席藁待罪云矣答曰知道卿有所懷則面

陳何妨而牢入不出乎予甚缺然宜遵前旨亟出弘濟事遣承旨
敦諭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臣承命往諭于頌相則答曰聖恩固
極云矣○傳曰予近患喉疾而賊兵已迫軍國多事憂惱病劇心
恙尤重而如保舉雜疏不急事終畚入啓限唐將回還間姑留政
院○司諫院啓曰不作為容直道而行深得諍臣之體戊午式年
之榜罷榜停啓雖在臺諫時而至於呈告避出俱不參其論則臺
評之枉被有何所嫌司諫林健請命出仕答曰依啓○辛酉答昨
日禮曹放榜事曰游擊回還後改擇日退行○癸亥司諫林健啓
曰再昨本院啓辭乃戊午式年事也臣與同儕尚未相會固無預
於此論而臣之子參於其榜臣何敢晏然在職請命違斥答曰勿
辭退待物論○司諫院啓曰未行相會禮前不為預議例也本院
之請快斷戊午式年者以辛酉式年漸退不行也子雖參榜固無
所嫌司諫林健請命出仕答曰依啓○差領相八度呈辭曰國事
方急待卿弘濟毋庸困我調理速出以副予側席之望○乙丑傳
曰三十日接見則迎 勅改擇日退行○傳曰頃日罷職守令今
姑推考越祿○丁卯以禮曹迎 勅改付標單子傳曰即見崔應

虛書狀則廿六日尚在平壤云雖無程馳來來月初一日怨難及也迎 勅以初二日問于日官退行而以臘祭迎 勅未安則改擇日退行○若頌相九度呈辭曰賊兵壓境予心如焚盡掃小嫌亟出規畫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七十二

十二月朔戊辰○庚午司憲府啓曰萬科奉意專在於防秋軍兵下送一刻為急親耕別試放榜雖或退行萬科放榜決不可遲延請仍行於前定日急急入送答曰令禮官議處○傳曰日昨西報中李永芳領萬兵來提毛將事急急告諭于毛將可矣此事甚急當日由詳議速處○傳曰邊事目急禍迫朝夕卿以何心又為引入乎速為勉出十分料理保無後悔明日遣承旨敦諭于領相○辛未傳曰自前下教之事久不舉行則色承旨隨事察處矣毛將前問安事非一非再備局不向於領相議處事極寒心而政院無意催啓大敵逼境而如此事累日寂寥何事可為乎即刻速問奉司累日遲滯之由着令急急察處○傳于禮曹曰趙遊擊初七日發還則當於仁政殿接見南別宮回禮而連有國忌初六日不吉勢難接見急急議處禮曹回啓曰遊將別非尊重之官又無上京向當之事而既已再度接見未為不足以國忌不得接見之意令都監措辭告之贈以禮單而送之宜當傳曰依啓遊擊久留則發還時何不接見以送乎一二日速為請留但仁政殿接見則

南別宮不為回禮乎詳察為之○壬申傳曰趙游擊初七日發向
而今明不得接見則速為措辭請留數日○傳曰毛將不察我國
事情多有憾恨之意云向慰官下去時詳細指揮使與龍川府使
接伴官相議措辭善諭極力攻破以為後日地所不可已急急詳
議善處○備邊司卽廳以領議政朴承宗意啓曰伏奉前後向于
臣議啓之教而臣重被人言席藁私室雖有下詢揆分難答而憂
國一念發乎肝脾湯火尚不避其可無一言乎况臣抱病垂死今
日不言明日就木雖欲進計其可得乎其一曰毛將事也似聞毛
將已到宣州或云將向秦州臣意北賊善於偵探若知毛將移入
內地或向山都則賊必從兵直擣繞出安定之間則國事去矣當
初毛將之來既由水路我國答胡之言又稱入島是則可欺以方
今日不敢遽犯者安知不出於此也海水極鹹且有潮汐雖冬月
可以行舟毛將雖不肯遽入海島先令剃頭歸順者捲入海島盡
則多張旗鼓夜則列炬萬楫使光照數百里則鎮江之賊必望而
知之此虜豈肯捨鞍馬而爭舟楫乎此弭兵之一計也○是以制
剃頭反側之心然口談不如身履遙度不如近見今當事之臣悉

心周旋終歸無患幸甚其二曰胡書事奴首連送二書責以難行之事斷以大義斬使焚書上告天子下諭八方發兵致討以快神人之憤固可也既不能如此則宜思第二件鄭忠信則稱疾卧于義州使小譯措辭入送偵探賊情之一計也而阿彌太主之來小譯已為往來今之入送或恐無味也應春之初來便以鄭導之言答報於太主婉曲措辭保不至激怒六一計也而非但時日已久賊將皆向那邊鄭導通書反惹事端此兩事恐難為也事有機會間不容髮有如病人寒熱交攻俄頃之間變亦百出千里議策難得對劑終恐無益也小譯之送鄭導之答已失機會則到今決難輕議而貽悔也其三曰入衛事昔符堅廢境桓冲深以根本為憂送兵入援謝安却之雖在危急之時豈可無鎮物之意今若多調萬餘兵則諸道騷然必有意意外之患古人云勇於戰怯於守諸道兵使抄帶精銳登時入援宜急而不可緩也駐於何時餉於何糧當責戶兵事耳且臣與同僚所見終始無遠近緣臣構疾沉綿不與人接有何一分專主講和之心哉特以虜勢漸熾國勢漸弱每欲以禮自固姑緩兵禍而已然正論之人心常嘉悅曰國家不

可無此等正論必須培養正論於此彌縫賊釁於彼宗出於愛君
誠心而臣性不受牢籠言不喜得幅被人猜疑一至於此蘇轍所
謂沮之則引退者正為臣今日道也安敢與人爭衡又安敢辦得
職事況今相議皆以正論為尚或者以為庸謨有後尾臣雖無識
豈不知正論之可尚後尾之可畏惶恐敢啓傳曰夷狄之患自有
天地以來何代無之周大王文王之聖德漢高祖唐太宗之雄武
皆有隨時制宜之道者宗出於為社稷為民生之計也當時未
聞有譏議國家賴之而久安不幸今者何物恠鬼罔知時變徒為
酸論欲壞我國事而備局諸臣莫察膠柱鼓瑟之不可舉皆結舌
袖手旁觀而嗚嗚人臣循國豈如是乎惟卿休戚與同以社稷
為重則苟利於國終始永肩何畏多口一向牢入手惟予在矣備
然而起盡心規畫勉副予望鄭遵答書胡譯入送已矣機會則終
乃不答不送亦有後憂耶此事極重况速議處他餘條件並急速
舉行○癸酉答領議政朴承宗十一度呈辭曰卿雖百辭決無允
從之理調理速出勿為更辭同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臣往論于領
相則聖恩罔極不知所言云矣傳曰知道○傳曰今見西報奴兵

大敗熊經畧已入遼城而遼將不日過江西向云唐人自前虛誕
之言非一何可輕信乎若不詳探率爾西歸則必有意外之患更
加善措堅防使必動聽凡廣寧消息一一探聽連續馳啓事下論
○以李濱為承旨任兗之獻納李慶益正言韓晷直提學洪堯倫
兼弼善○甲戌王接見差官程衡斗王曰聞叅將多率水兵而來
到泊之期在於何時且兵數幾何自遼城失守久未得 中報消
息勦滅之期日夜顯望梁監軍之泊何地耶差官曰管叅將率一
萬八千兵八月天津離發而中路軍兵頗未齊到梁監軍則方率
二萬兵留泊島中勢待開春冰泮俱到江得管叅將舡敗糧罄顧
得糴米以濟軍餉監軍到泊之後當還償王曰先輸五百石次以
連續接濟之意已於咨文中及之矣差官曰庚癸之呼方急願啟
下達輸以救○傳曰近來遼唐消息絕不聞知偵探之事一刻為
急而下教累月尚未入送反以漢人入送漢人其可從索來傳乎
熊經畧入遼城之言可知漢人之虛誕胡譯今明日內急急入送
而虜書速令答送可免數月之兵禍矣○夜三更地震○乙亥司
諫院啓曰一年西都目政 先王所以計仕多少而庸示勸懲者

也數三年來國家多事都目大政每致過時中下等守令甚多而
一年空官萬事尾裂卽今夏等都目尚未舉行至於冬等相值此
宗國家之欠典也請銓書堂上閣自泥速差出後夏冬兩都目次
次舉行答曰依啓○傳曰谷虜書送胡譯事何至今不爲回啓乎
速令備邊司察啓○丙子傳曰虜書又來兇狡益甚而廟堂全不
視畫領相非但不出欲面議而牢拒不從左右相無意振作玩揭
解弛告急西報一日再三沓至而一不明白議定下諭指授此何
故也昨夜入來書狀尤急急議處○備邊司啓曰卽接鄭遵狀
啓伊賊駐在寬奠又送一書于邊臣其意大槩漢人不許容接事
也彼既再度送書而一向不答恐激其怒虜騎方屯近地而小譯
之嘗往來速令鄭遵措辭答書隨便卽傳探賊情如是彌縫得
保數日無事則天塹有足恃矣傳曰依啓急急下諭○政院啓曰
當此窮冬之月地氣閑塞而未決兩旬三度震撼天之示警雖不
知某事之應而變異非常一至於此想於丙枕已極惕慮而伏願
益加修省開言路以達下情接臣僚以咨治道重名兇省浮費其
於遇災轉移之機不爲無助臣等忝在近密整陳陳腐冀裸體德

答曰啓意俱悉更加暢念焉○丁丑領相十二度呈辭答曰予意前後諭之已悉卿必知之深察矣安心速出以慰予望○史重啓曰朴重振事議于大臣則領相議曰重振不知始何許人似聞其疏中提起臣名至稱暮朴云自聞此語心驚膽破晝則與影相吊夜則與口相語未死餘生艱在醉夢安敢與議於其間前臺諫後臺諫皆是聖相耳目伏惟上裁左相右相議前日之請罪者臺諫也今日之稱寃者之臺諫也忝酌處置惟在聖斷傳曰大臣獻議未詳更向以啓○戊寅右副承旨朴弘道啓曰公洪道督運御史兼伐木教差官沈之溟今日將為拜辭矣即聞來緬以武人崔峻差督運官而御史則以厨傳之弊欲為不送云故沈之溟僅留不得發行此時各官怠慢日甚非御史則雖令想必不行依都監啓辭崔峻雖或下送而聽御史分付相議善處宜當答曰依啓○司憲府啓曰谷山郡守朴成龍行同禽擯見棄人類及授本職專事剝割前日論劾宗出公議而尚不懲戒益肆其毒請命削去仕版唐津縣監沈廷翼幸以逆箱一家之人性且愚濫貽弊殘邑固有紀極增日論劾猶不懲艾請罷職不叙答曰徐當發落○己卯傳曰

投火賊嚴禁事下教非一而頃日城中夜間因火燒死者非一二
人云該司不為入啓四捕盜廳大將並推考令漢城一依近例五
家統各別禁火而投火賊並即捕治○京畿監司狀啓漣川吏民
一時潰散縣監俞必英不得接迄來在京家云請罷黜必英尹淑
儀之外祖而金園之妻父也為人愚劣年過七十到官惟尸履其
戕而其子混癡騷且濫代父為政故致此變○庚辰傳曰予意論
之已悉而卿畧不動聽如以水投石予甚缺然他事姑舍勿論而
目今遼路阻塞 皇勅越海來領此正卿力疾亟出躬率百僚歡
迎 帝俞情禮之所不可已者大哉所在卿可晏然堅卧乎宜體
予意急急出仕事領相處更遣承旨敦諭○備邊司啓曰以鄭導
書狀尹暉注向于領相則以為備局啓難至當失謀邊將營門棍
打後賊騎若再來依十日啓辭干戈浼事勝負當以曲直論臣之
愚見前已歷陳更無所達云矣答曰一聞邊釁浼何以結末干戈
浼事予未知如何予意曾已盡論自奉司善處毋貽後悔○辛巳
傳曰領相處更遣承旨敦諭○同副承旨李溟啓曰臣承俞往諭
于領相則聖恩如天公議不容進退惟谷席藁待罪云矣○傳曰

日勢如此明日待晴接見○壬午政院秘密啓辭今日極寒接見
何以爲之傳曰後日爲之○以鄭造爲刑曹參判尹聖任輔德朴
宗胤弘文修撰韓泳副應教李用晉分承旨白大珩刑曹參議韓
駿副校理鄭廣教舍人尹知教檢詳睦叙欽副校理○癸未荅領
議政朴承宗十三度呈辭曰朝 天路阻越海降 勅則我國君
臣上下固當一齊歡迎祇承 帝命卿爲首相何忍燕息不出乎
郊迎之禮待卿出仕進退宜體予意毋負 皇靈扶病強起以完
大禮○備邊司啓曰以前後備忘記向于領相則以爲方在席蓐
中累承下詢念報效之無路第涕淚之沾襟竊聞公議以臣在家
不出妄議國事爲非臣悚然而惧置身無地相譯送否假據區處
初無便私利已有如銓曹之除拜三司論議而特因下詢宰臣臨門
不得已時效一得不料傍觀觀臣如此不敢更有云云矣荅曰知
道假據處置今之晚矣此乃固極之禍機而身爲首相徒避人言
越視如此國安得不危乎急急更從詳向以啓○乙酉蒼畫使狀
啓十五日奴賊數千騎由義州暗渡棒槌毛棍兵義州之人未及
報知賊兵如颶至風過奄至林畔文龍脫冠服混兵士僅免接伴

官李馨遠踰牆逃竄賊亂斫文龍手下漢人皆延現待殺轉掠龍川府使李尚吉時在衙軒不知所出走入僕隸中以亂之賊求之不得閉倉作食俄而回軍時賊自茂州深入至嘉山回轉龍川以還一日所過幾二百餘里云○右副承旨朴弘道啓曰臣以朝下教諭之旨將為往諭領相家而卽刻急報入來教諭事聖旨又下臣當並為往諭而循例往諭恐不足以幡然請以邊臣狀啓中緊急之意之為傳諭傳曰允○朴弘道啓曰臣以前後下教之旨往諭于領相則以為聖恩如此湯火寧避席藁以候云矣且臣以邊報最急邊臣狀啓中事傳說又探其出仕之期則領相曰頃日雪後尹暉來此尙答之後言於暉曰夜半嘗風知有犯境之變與尹暉縷縷言之尹暉如入榻前必啓此意矣且言兩司長官之心入侍兩司長官若云可以承召則之當扶曳以進云矣傳曰知道意急命招兩司長官並招○政院啓曰領相來詣闕門外公議可畏席藁待罪云矣答曰勿待罪安心入侍○右副承旨朴弘道啓曰勸毛將泛海驅假獫入島之策自上下教凡幾度乎導上教奉行則應無今日之禍而遂使鐵騎一相風至屠殺 天兵深入我地

龍義羽書漠然阻絕警遠生死時未的知得烽不傳撥報中斷到此地頭徒以賊虜遺君父臣聞昔在前相鐵騎邊報一時俱至云今此逐毛之賊倘或轉入則以何兵力把截乎臣愚妄料派遣宣傳官一邊由山路潛往龍義諸將處一邊急往平安黃延京畿三道監兵使巡邊防禦使等處諭以事急之由使之整頓軍兵嚴飭兇賊雖不能前後夾攻後其目前馳突熾眉之患似不可已答曰今日如此大臣不為擔當善處之故也備局諸堂上何足責乎二百年宗社危亡已迫予欲鑽地而入罔知攸處依此急急下諭但不可輕為干戈泥事只屯兵把守晝則多張旗幟夜則明火擊鼓以示拒守之意十分詳察善處○傳曰今日已為向暮大臣備局堂上都元帥西司長官會招引見○夜一更流星出五車星下搖頭後行僧於北方狀如盆尾迤相連長四五丈有聲啾啾色青赤○丙戌政院啓曰大司憲尹訥以會招來詣已久春帖科次試官皆已詣闕而無史官之故不得科次請當該不違兼春秋依承傳羅職傳曰今姑推考○政院啓曰近來國綱解弛人不畏法年少新進之人自便成習今日兼春秋無緣闕番特下推考之會牌招

非一而終無入來之自極為寒心臺諫既已詣闕且不可闕直請
留門牌拉傳曰允徑出之自罷職應入之自推考覈處○丁亥接
見陳差官○備邊司啓曰夜來星變極駭天色異常繼以暹暘之
後陰霾連日政以宗末女真動兵之時氣像愁慘人心危懼此時
若不澡雪精神剔白區處使民心悅服天意眷回則規規事為何足
以衛內捍外 宗社危而復安生靈免於塗炭哉臣等先將目前
可行之事敢稟睿裁四道徵兵留劄之處特遣近侍宣布德意激
以忠義使三軍之士奮發敵愾宣諭一節不可緩也近來百姓困
於軍兵徭役怨咨盈腹流離失所亟下哀痛之詔蠲除逋欠之徵
毋用虛文以施宏惠慰悅之舉不可緩也王獄罪囚積年多滯其
中可誅者誅之可寬者寬之有可以分釋者特命分釋洞開獄門
召和邀福以逕續天命不可緩也敢啓傳曰依啓○傳曰兼春秋
不待交代兵曹郎官不即立馬國綱解弛何以為國並拿推○兵
曹佐郎宋晁南兼春秋鄭沁下獄○義州府尹扶啓奴兵幾二萬
餘騎指向千家莊為半回軍渡江其宗不逃數千云○戊子左右
相啓曰願相既承聖諭雖勉強而出乃以前後被斥於臺評至有

恠鬼等語不安於心有若身負重罪者然承召之日席藁於闕門
外入侍之時俯伏於殿陛之上近日奉司之會常為入處郎廳房
終不開坐係于胡譯入送事及凡干緊急策應事外他不酬應臣
等亦欲面議就於其處則卽下庭而立終不許坐乃曰既被臺評
雖在微末之官不敢晏然行公况名為大臣豈可以大臣自處乎
決不可報顏況仕云臣等所見未安敢啓答曰國事危急相臣豈
忍如是乎速令安心察職○龍川府使扶啓曰十五日大賊衝突
城內打破公私庫掠取米穀其餘雜物蕩盡無餘鄉校聖殿位版
盡數燒焚請改造慰安○己丑傳于備邊司曰此賊以不為鄉送
毛將廢終必有不好事云則速為議處俾無長驅之患可矣昔晉
武平吳所與謀者只張杜二臣也若從衆議則豈成混一之功乎
勿為橫議所撓急送金彥春回啓曰金彥春昨已打發晝夜兼程馳進
數日可到義州更觀賊情當更議以處此虜悻悻異常今不得毛
將以去前頭要我鄉送之患誠如聖慮所及必湏力勸毛將入處
海島然後婉曲措辭彌縫善答則虜雖不信必不至激怒此虜驟
勝而驕豈無可裒之日可乘之便乎臣等雖不敢以張杜自期區

區顧忠不下於二人而齟齬者在傍雖張杜復生之無能為矣
曰大臣擔當善處可矣豈可徒避人言更加盡心以安 宗社○生
負金好德上疏請傳宮闈之役專意守禦之學務收民心以安 宗
社○庚寅脩邊司因以權盼啓辭議處之教回啓曰盼之言曰賊
兵既入腹內則難以口舌斥之豈可不臨之以兵壓之以威乎凌
漢之堅閉守城何益於遮截長驅之賊乎臣意迤西諸處守禦軍
兵盡數調入於龍鐵賊陣之前盛張軍威示以必討之形則非但
賊不敢輕進毛將之知我國之意云盼之此言深得兵家勝策今
則賊已渡江去了雖欲盛張已無及矣十八日引見時羣議皆以
為中百餘小賊深入內地不可不擊此言辭嚴義正臣等所當奉
行馳送宣傳督進諸將第以後賊多寡時未調知賊未攻我我先
下手恐非相撲見可之法故但請嚴兵備論矣賊若漸進則不得
已干戈浼事臣等之請嚴守安州者蓋為此也今聞議者以不能
討賊為罪設使臣等亟請討賊十八日登對而十六日賊已退去
以為之罪則不之過乎此賊之禍猶未艾也當秣馬蓐食渡江縱
擊之何難之有哉然此賊只以尋覓毛將為言倘佯往來而已

安知不出於嘗我也試我也趣此江水未解虜騎不遠整朔軍兵
聲罪致討之意西路諸將官處下諭答曰知道卿等預議善處時
甬瞻力主斬使致討之議以要守正之名兩司承望排擊承宗彌
縫之論故承宗發怒引入逐日敦諭傲然不動及至邊報杳算始
乃承名而乍出乍入視君如嬰兒今此聲罪致討之請又非幸情
矣○壬辰備邊司啓曰龍川府使李尚古年迫七十幸已衰朽身
經大變有若喪心前頭榮應決不可付諸此人貧臣馳啓固非偶
然急速匪差請令該曹就時任三司極擇年少才畧之人差出回
晝夜下送答曰向子領相從長善處○司憲府啓曰此時西宮
直宿之事宜加嚴密而頃日夜間三人潛出一人被捉二人逃躲
事極可駭請分曹堂上推考名郎罷職令捕盜廳跟尋二名去處
依律定罪答曰依啓○以李聖求為相禮李忠養左通禮○兩司
秘密合啓李匡龜徐渚交通謀議保佑西宮請安置王不從○
癸巳傳于備邊司曰朴滄英以賊中軍出來用事云極為痛恨其
同生朴葵英速為入送諭諭滄英使之款兵緩禍備邊司回啓曰
汴京之敗於金由郭榮師常勝軍之叛南宋之亡於元亦由劄整

呂文煥之叛自古以來用其國人為嚮導則蔑不貽禍之深臣等
前按李尚古狀啓有朴令使李德龍之名臣等極憂而深慮之聖
慮所及索出尋常中行說反附凶奴武帝治之深遂為中國之
患趙佗是叛臣也文帝封其先墓佗即感悅而歸化古今治叛之
道不一其端朴發英入送開諭果令歛兵之榮而但並與發英而
附賊則恐致促禍之憂此意請論黃臣等處答曰允於是潛遣發
英使之歛兵發英遂附賊其後丁卯之變多為之用力云○傳曰
我國兵力其果如遼陽兵力乎答書不可不送而明知其必不抵
當而徒畏一時邪議欲置宗社於何地此乃徒愛其身不恤國
家之危亡且自上強執羈縻之計則以為後日歸罪於君上之意
也古之大臣果如是乎今若閑關絕使則峻論之人為先下送禦
賊可矣今日明日只見危亡而已以備局諸堂上意當日內急急
泥長善處○傳曰非但予氣不平賊勢方急歲時已迫趙遊擊處
歲後發還事措辭善論○王引見都元帥韓浚謙王曰卿下去見
毛將極陳避入海島之意及假推善處之事浚謙曰自前首畫首
理諸臣與毛將曾無相見之禮小臣創始往見如何王曰令備得

司議處王曰伊賊若如壬辰攻城則不可不以干戈從事而若只
逐漢人則嚴兵堅守如唐之郭子儀之待回紇可矣浚謙曰賊入
內地而邊臣無遮截之計豈可每每如是若以言語論不聽則
干戈從事在所不已而紀律解弛我國人心偷安姑息是為可慮
王曰此賊凶狡有餘若棄城守處而直持京城則將何以為之必須
中路遮截俾無橫突之患浚謙曰雖有山城而守城與出戰軍異
用所當預為料理以待而第聞梁監軍為人志亢爵尊與毛將頗
異榮應甚難必接伴使得人使要得其歡心不然則恐有顛倒之
患矣王曰往在己未以兵使兼副元帥以不便之意下教而備局
不況今亦必兼之乎浚謙曰金景瑞則詳知邊事故兼副元帥矣
兵使亦有把守處似不必兼任矣又曰天兵出來之後繼糧極難
宜為先措置王曰下三道多有積穀處重賞募得事下教非一而
今日明日玩愒日甚矣浚謙曰兵法必有內外相濟之事可先掣
肘之患如臣駕劣往在先朝承乏預備而至于今日認當大任不
知死所矣當一依廟筭為之凡干施措俾令從速指揮王曰備局
諸事日以解弛可謂寒心臨陣對敵何待廟筭若施措之事先為

馳聞則當令議處矣。浚諶曰：「西陲守令曠闕頗多，縣邑無主，則徵兵運糧等事責無所歸。沿路守令請從速差出，王曰：「倚卿如長城，盡心職事，浚諶曰：「敢不死生以之。」○甲午傳曰：「武臣被罪者，叙用在在外者，招來。」○傳曰：「來日半冰無疑，所聞何難乎？」意斫開曉星，崩等處據險，擇大將領重兵屯守遮截。」○傳于備邊司曰：「江都保障料理十分講定，俾無眩惑顛倒之患。」回啓曰：「高麗時有三十年契丹，甲子十年蒙古之語，其被兵禍之慘極矣。蒙古時以避地江都，得免兇鋒。元史書高麗王避入江華，有若不可犯者，然張弘範以舟師敗崖山，獨不能敗江華，是未可知也。以往事言之，江都之為保障，甲於我東，況今積年料理，稍有頭緒，府尹又得秩高良吏，如有意外，緩急足令移蹕之所，但天下事變無窮，預備之所，豈可無之。如嶺南之安東、湖南之錦城，皆麗主移避之地，而體察使李慶全恰纔往來，想有措置規畫，請與之同議講定。答曰：「依啓，以其處為保障，必收拾人心，積穀峙糧，訓練軍兵，如尹鐸之音陽，然後可謂保障矣。若徒曰保障而不為施設，則大事去矣。意詳議講定。」○乙未，備邊司啓曰：「伏見諸臣獻議，尹詡所謂嚴辭斥絕者，大義。」

明白此固不無之論議臣等之謂正論者指此也今因聖教反覆
思量謀國大計非如匹夫處身之道處維持危亡不可無則姑舍
臣等閑闕之論且泥朴昂古責論之意不至失策即承傳教以鄭
忠信之意答送為教若令忠信成書則不可直通于奴酋其麾下
某處修送以當西譯之往責忠信之書傳于弘立事已為下諭胡
譯疊送未妥姑令停留今此答書一時附送宜當答曰依啓兩司
長官之議直仇冑社伐之議也如此人差送某使禦敵可也不量
我國兵力徒為大言此軍情態予雖不辨殺麥豈不知之一趙括
也其言何足數哉依韓浚謙金蓋國任就正等議速為舉行而答
辭即詳議啓○傳曰西 大王影幘親祭浚速為奉移江都或南
方備邊司回啓曰西報日急出沒無常都下洶洶莫保朝夕此時
若奉移 影幘則竊恐人情之益致驚動而但賊勢既逼之後不
得已奉移則不無顛倒蒼黃之患及稍安之日請依聖教奉移江
都答曰依啓親祭日奉移日令該曹擇啓○傳曰朴姓人為中軍
出來用事云無乃朴致毅乎密密詳向于可知人令責畫使以下
急急馳啓備邊司啓曰天下或有意外之變以下教之意密論於

贊畫使等處無妨○丙申備得司啓曰平壤一城表裡山河趙匡
叛賊也金富軾三年僅能克之其城之可守如此今乃曰無兵不
可守城濶不可守徒欲遊辭引日以為臨急跳出之計西路當事
之臣其志不思之甚也滿城老弱激以忠義皆可為兵傍郡精壯
不為不少若如宗澤之守汴京盜賊皆化為兵况吾民乎至於城
子則可以加築亦可以進築至於守城器械以朴燁才究何難措
置乎城存則與存城亡則與亡之意請朴燁處嚴辭下諭答曰依
啓軍兵四年何事措置而今始云云乎當事之臣難免罪責各別
急急措置勿使空棄天塹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七十二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七十三

十四年

二月

正月朔丁酉地震

○傳曰近觀西報西邊將士皆

欲擊賊其義則可尚似無遠慮矣來此之賊雖或小捷健兵三萬

以我國殘卒其可當乎况一番相戰則向廣寧之賊必先向我國

古人之不為輕學其意有在若賊先搆亂則何可計他乎更加申

飭邊臣使之詳察善處備邊司回啓曰今奉下教極合待夷之道

凡為將官孰不欲偷生而畏死督之使戰必不肯摧鋒陷陣今以

畏敵不畏法之人加以勿輕戰之戒幸而賊不來則已若賊來誑

我不戰遂奪城池則恐墜狡計古者遣將推轂而命之曰聞以外

將軍制之蓋以兵難遙度戰難中節也今者老成宿將新膺簡寄

第令嚴兵守邊使虜馬不得飲江則戰與不戰皆自任之必不敢

輕易浪戰挑怨也不須更論邊臣索三軍之氣解諸將之體答曰

依啓此非不戰之意也如壬辰倭賊之攻城搆亂則不可不干戈

從事惟在邊臣觀勢善處元帥方在近地兩資臣慶並下諭又傳

曰此賊若一舉蕩滅則國家之福也今大言之輩不量兵力徒為

橫議若交兵而蹉跌則置宗社於何地大臣非不知生釁惹禍

而今乃苟從橫議徒為身謀 宗社危亡非如戲劇何忍輕忽乎
更加詳議下諭又傳曰監軍出來則必有難處事而尚不議處如
欲開府義州督發兵糧則何以善處預詳議定又傳曰賊雖卷還
安知又有克計乎此賊例必外示捲撤之形內稔逞克之計我國
人不能料敵輕妄浮薄賊勢稍緩則動色相慶予竊痛焉凡下教
及邊報急速詳議指授○傳曰今此鄭遵鄭忠信不可不速告于
毛將詳探廣寧消息及賊中事情以為應變而老爺亦知此善避
以瑛大軍故敢此入送兩譯據義結責云則毛將亦必釋然日後
之疑矣此意急急議處○戊戌諭毛都督接伴使李馨遠曰禍本
又來平壤此賊更搶無疑國家危亡迫在呼吸急急以死力陳明
白善諭使即隱避于陽德孟山或北道深僻處假捷亦速善處勿
令出入事爾可極陳使必動聽○備邊司啓曰宋臣張浚終身不
言和議猶曰使事兵家機權請遣人於金虜胡寅極言爭之今者
臣等既非張浚之賢而小譯之遣有同張浚之請恐被胡寅之斥
心實慙赧元日地震終夕陰霾景象不佳不知前頭更有何變憶
在先朝有元日日食之變未幾兵禍大起念古憂今耿不能寢

承命來詣坐到深更此時急務莫如亟收人心請以近事明之李尚吉殘拙腐儒特善於治郡不失人心故當賊騎滿城之際吏民不以告虜終得保全若以帝王之尊能收一國人心則天意可以回虜騎可以防收人心之要在極擇守令西北守令失人心之輩理宜遠還內地守令亦可慎簡褒貶居下者灾傷見罷者乃是祖宗金石之典猶且再赴虐民他尚何言哉齊威王烹阿大夫而諸侯不敢加兵 大明高皇帝置剥皮場而天下遂定臣等區區之望不外於此傳曰知道變不虛生實由予不聽極為憂惕卿等隨事善處轉危為安是予之望也○備邊司啓曰毛將所為不思甚矣賊衝宣川曾不能發一隻箭駢首就戮有同羣羊之見猛虎其無膽勇據此可想為今計莫若藏踪秘迹使虜不得窺覘去留徐竝江水漸泮監軍出來以圖再振可也今乃招集敗亡殘卒欲任平壤不出數日虜必知之若以鉄騎不意衝突則毛將難免大禍昔郭藥師以鉄騎一夜馳三百里奪黃河浮橋毛將稍通古今豈不知此虜之極難抵當要之倖功之心未免此等鑄錯耳緣毛將之倖功致我國之生事豈非不幸之甚者宜令朴燁極力開諭

移避山郡或向北道以待水解更議去就且所率太多接濟似難
宜令今置各處以便就食○己亥備邊司啓曰登極使差出事吏
曹所當稟旨預處而置之相忘之域其不思甚矣宋靖康元年丙
午十月金兵起動閏十一月汴京受圍高麗以其年冬差樞密副
使金富軾刑部侍郎李周弼由明州賀登極是時宋方在圍中令
明州遶表以進還其使臣富軾等丁未年五月始得還國今者我
國之事 天朝非如麗朝之事宋金虜之猾夏又非建夷之匪茹
麗人乃於卽年越南海萬里奉表進賀天啓之卽祚于今三年而
遼海貢路已蒙准許使臣叢送之期尚未停當揆諸分義豈非欠
缺之甚海路多賊副使則以武臣差遣之意曾已啓下吏曹何故
沮濶不差正使壽自獻衰年患腫將不免狼狽之患請臣等三人
速禽遶差以年少無病之人改卜叢送答曰啓意具悉但麗朝送
使非大臣也假曰卿等雖年少本國方被搶攘何暇大臣遠赴京
師乎雖登極使以武臣議政結銜入送可矣以時豈無權宜乎更
議速覈回啓曰聖明軫念臣等老病不堪遠行者此更議之敎臣
等聚首感激不知所言第惟賀登極使關係至重金富軾麗朝名

相也樞密副使是我國判中樞也麗朝之事宋猶尚敬慎入我朝
尤極寅畏未嘗不以大臣差送亦未嘗以假銜苟充也今以假銜
武臣奉表前進則其何以盡禮於中國有辭於後世乎或文或武
決不假為臣朴弘考臣趙挺年皆七十有餘其不合遠行朝臣之
所共知也臣朴承宗年紀稍少於二臣四年痼疾形骸換奪雖懼
嚴督之命扶曳強行吏胥指以為鬼朴來矣臣自知朝夕就木之
人決無耐久奉職之望命適臣職改卜差遣則終不失以誠事大
無愧於四方矣 世祖朝時任大臣有故特差黃致身以送之
先王朝以李恒福新拜右相擊奏辨誣即今堂堂聖朝濟濟多賢
豈無年富力強可堪鼎軸之人乎前日啓辭已盡陳之惟願聖明
斷然允從請令吏戶禮三曹仰候聖旨即使施行荅曰依啓黃致
身李恒福非水路往也何煩縷陳乎予意已諭以武臣擇送而可
合人自本司議薦啓曰臣等當往而不得往開二百年無前之事
將何顏面更薦武人武人亦王臣也賊來使之進戰朝天使之航
海衆武之心必懷不平他日緩急恐貽軒鶴之變臣等尤不敢薦
荅曰今日遼路已梗由海路朝天豈大臣所為事乎此乃前朝所

無之事也雖非大臣豈以常規論之乎此易知之事而愈往愈緩
何時入送乎急急議薦○辛丑耆老所以漢山君趙振年八十請
依李齊閔例加資王命超資振即王潛邸時師傅罷過甚隆以蔭
仕發身官至判書叅勳籍少時後事退溪門下頗得名譽於士類
間及其筮仕專事邪佞不復以士夫自處交通宮掖前後超擢率
皆特旨累宰巨邑到處貪污○平安監司朴燁馳啓頃日賊犯三
郡時漢人男女被殺五百七十八人屍身皆令收拾埋瘞○王諭
平安監司朴燁曰天下地勢有必守之處如南宋之襄樊是也平
壤地利甲於吾東其為必守之處無疑兵興四載無意措處倭以
城府濶大徒規規於慈母山城已失輕重緩急之形矣慈母之城
去大路三十餘里此賊豈捨坦坦之道後迂路窮尋慈母城乎慈
母城守之舉亟宜停廢其派令軍兵器械急速移送平壤而成川
鎮管所屬之軍亦必不少未知此軍已為調用於他處否南兵使
成佑吉已令來住成川則北路把截之事佑吉猶可當之成川所
屬則移送平壤三縣之兵亦可調入與營屬各樣兵民一體城守
稍待解冰進築城子以為必守之地萬不可已卿其知悉着意遵

行務出萬全○丁未備邊司啓曰伏奉聖教以屢不仕進及久不
回啓責之臣等當此國步艱危之時晷刻逾備局抵暮還家死而後
已是臣等之節偃息私室臣等之罪大矣臣等雖貪戀聖恩久未
得引退言不足用計不足行而狗馬之齒已皆六七十雖欲自力
奈此老病何宜各次弟讓賢而退也自今後每日傳教之下有司
堂上一一詳議回啓某傳教即日回啓某傳教未及回啓逐條開
坐別單書啓以憑臣等勤慢宜當答曰見此啓辭深用矍然國事
罔極存亡未判此誠君臣上下竭力圖濟之秋也予亦重患寒疾
而新正祝上之禮不可不行故因致添傷五六日間證勢尤劇
夜不交睫惟聞更漏之丁東而其日適見禹致績狀啓賊情叵測
命招卿等而來夜深不為啓知殊違舊例至於答書胡譯事冒寒
力疾面諭而累日未定仍致尫滯不得不一言卿等何發此未安
之言乎未及回啓逐條書啓事非前例也勿為○左議政朴弘耆
引疾請適不許○已酉傳于備邊司曰近事尤急而職居備局者
高卧不進慢蔑君命自謂得計如予庸病無力警動茲將先王
之下教寫一本以下使命招不來之諸宰領此聖旨庶幾改心體

行焉其下教曰近者朝臣等命牌時多稱疾不來予常以為東觀之習異於中華君臣分義不嚴之所致向也以試官不來入負推考入啓皆棄之乃所以優容之意不為反省宰臣等率多稱病夜深顛倒讀書學禮似不如此其何以責武夫之行而諫君之失乎雖隣家尊丈招之猶不可不往况君命乎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孔子君命召行出而駕車隨之豈如今日之朝臣乎五六宰臣一時病不能行步甚可慮也○庚戌傳于備邊司曰予於病中雖或衣深力疾酬應老病大臣逐日來詣終夕料理則職居備局者何敢高卧不進乎以如此之人置諸帷幄何事可做昨日不進堂上並推考今後牌不進堂上一罷職承政院啓曰當此國家危急之日備局大臣諸宰豈敢晏然退在其中雖有數三年少宰臣餘皆年過六七十衰謝之人逐日趨衙豈無疾病聖上念軫邊虞特下策勵之教凡在瞻聆孰不感懼但一不赴召便加重譴事甚未安請寢罷職之命○壬子傳曰開城府促虎人速為詳察論賞尹繼倫捕虎七口尚未施賞並加資○癸丑左議政朴弘考三度呈辭不允○李爾瞻上劄乞遞備局堂

上專管咨揭等事荅曰目今國事至此咨揭文書繕出必通知備局謨敵可無背馳之患固難歧二而越視也勿辭來叅○判府事沈喜壽上劄以老病一未隨叅乞遶備局提調荅曰近日國事周極予於病中憂煎度日而職兼備局者高卧不動茲不得不一言矣如卿老病大臣何必逐日強來乎勿辭安心調理以行○甲寅江原監司狀啓本道兼助防將李重老認見體府令付徑先調兵難免失誤之責請自朝廷處置○丙辰傳曰近日營建都監下教事過累日不為回啓公事郎廳罷職事詳考前教更捧承傳申明舉行○傳曰此非大臣辭退之時况予方在服藥調攝之中內局都提調尙只一向高卧不動乎大臣之義似不當如是急急出仕事左相處遣史官敦諭○丁巳傳于備邊司曰小事尚不可回護况事君之道乎只緣我國兵殘力綿不得馘虜首繫賊庭遣人偵探胡書出來等事豈可不告于吾君乎前後賊情一一具由直奏天朝則非但事君之道當然抑有辭於天下後世辨誣亦不難矣且龍川府使以有計慮人極擇議薦速為下送○政院啓曰遊擊歲換之後歸心日促不堪鬱鬱云蓋此月垂盡春汛方生風勢

漸和及今下去可以整理舟楫待風發船而一向勸留似違情禮
自上玉體欠安彼已聞知請令大臣特設一宴慰諭自上未得親
臨作別之意答曰此事予亦深悶但今日候寒沍甚於冬節李尚
吉船路開通之言極可惟也既已請留姑待病歇回禮而送之病
若彌留不瘳則當別樣議處○備邊司啓曰此賊詭譎變詐指然
自大反以不荅送書以為恐喝之資夷狄強暴何以信義相較今
日之事與壬辰不同蒼黃西狩父母孔邇自有依歸之地而今則
遼路已絕籲天無梯兇鋒若急蹙蹙何之秋冬隄防必須趁今措
處可以有為存亡之機有不容髮着令西路任事諸臣圖上方略
一一稟處至於募粟辦糧等事已令度支舉行必已料理然自當
本司申飭矣自古守國御敵得人為務唐憲宗倚任李絳裴度能
成淮蔡之功宋理宗偏信賈似道史彌遠馴致臨安之敗臣等都
無規畫只顧起用元老召收逸才答曰依啓未審元老逸才指何
人乎卿等雖非元老而何無規畫之事乎若委命社稷死生以
之赤心徇國不為避事之計則太平可期况此蕩平兇醜乎予日
望於卿等更加盡誠弘濟○戊午備邊司啓曰西路用兵今已四

年生民之膏血盡矣將士之筋力弊矣必須畫一定規遵而勿失國祚靈長終必賴之其一曰以閔西為將士發身之地夫惡死樂生人之常情對敵衛遠千里戍守皆生厭避之計其勢然也今宜設法而行之西北路兵使守令有關處必以在那邊有功積勞者次次調陞如副元帥防禦使等將官有功積勞者或特賜表裡或爵其子婿至於別將雖不可一一除職或計朔召還或督送他將則足以鼓舞其氣保無偏苦之怨矣其二曰以赴防為出身必行之後近年武科及第者其麗萬億除職食祿者十無二三率皆奔走於行伍之間在上之人驅策有方可得其力先王朝李陽元李浚民之子圖免赴防其時色郎洪宗祿鄭光績至被拿推今此奴兒滔天之勢本非向來尼湯介癘疥之類軍令解弛圖免防者雖或赴防稱以軍官閑卧者有之無勢出身准防之後不即放遣頗懷怨苦有乖古人一視之義令該曹申明奉行其三曰足食為足兵之本自來月至九月支給兌糧萬分不足設或監軍擁象東來責出正餉一隅閔西何處得來或蠲減上納或移粟他道或納穀免罪或納穀許通免賤皆宜急急講行令該曹悉心奉行荅曰

依啓大官下去者則不久例必陞秩適來惟可矜者武將也尹守
謙李昌庭洪得一等累年勤勞似當量施賞典兩湖積粟者多至
累千石若施重賞願納者應多矣詳議舉行○日本遣僧人玄方
來聘初秀吉既死其子秀賴代立其臣家康篡位與秀賴大戰克
之遂為閔白閔白乃大將軍非國王也已百歲玄蘇出來請和朝
廷許之遣呂祐吉等報聘時家康移居武莊州鑰倉傳位于其子
守忠忠仍居赤間關大板城父子令治國內丁巳朝廷遣通信使
吳允謙等聘之至是家康死守忠又移東武傳位于其子竹松即
家忠也遣玄方至釜山傳書契先問于舌官曰宣慰使與向時李
德馨何如可知遠人之尊慕也○已未接待都監啓曰趙遊擊請
留事令譯官善諭則遊擊出立戶外答稱天氣已暖海路已通決不
可更留云遊擊歸意已決見於辭色似難一向挽止矣答曰知道
趙遊擊未回還前柳敬地先送可矣自上雖無病固當請留况近
日尚寒冰凍尤堅遠上豈有解冰之理乎我國人本來輕妄自前
每以解冰為言京城如此遠城益寒矣既已請留則所當措辭勸
留而逐日催發頻送辭帖自都監何不善諭乎近當調理回禮更

待西報發還而邊上江水尚堅賊情未知如何之意措辭善諭○
庚申營建都監啓曰外方應納米布受任之臣趣不舉行請刻日
行會傳曰尋常行會豈有動心之理其遣宣傳官催促○傳于備
邊司曰此賊無意長駢則已不然必直擣京城非但不能守禦避
兵亦不及為矣思之骨寒氣塞勿以予言為迂濶急急議處至於
定州平壤來冬守禦着實舉行○辛酉承旨黃中允啓曰臣詣闕
時有十六人相聚號哭臣問之乃戊午式年入格人李大鳴等也
言曰戊午式年殿試今月不為來月不為五載于今尚無結末臣
等或有老父母庶幾及見榮華而不幸終天者有之舍寃先死者
有之覆盆之下鬱抑如此辛酉式年忽焉到頭以平生業武之人
不得觀光有同停舉呼天無路云臣竊惟念戊午式年之事該曹
既已回啓大臣既已獻議臺諫又為論啓則渠等所當退伏祇俟
睿裁而顧乃急急於僥倖原其本情則極為痛悞臣待罪該房不
得不達矣答曰此式年事大臣亦不詳細獻議自上病中未知何
以處之更問于大臣詳處○壬戌傳曰春寒甚於冬月而罪人至
今不得推鞠有病罪人急急抄出保放各別救療色承旨朴弘道

啓曰臣卽以備忘之意令付于義禁府及典獄署則禁府只以二人塞責保放典獄則無一人保放者當此獄中染病熾盛之時有病者豈止一兩人乎為有司者不即體行聖上哀矜惻怛之意極為非矣請禁府郎廳及典獄當該官並推考○癸亥傳曰郭震卿乃僧人義嚴也今若令遣軍官于山寺召募則以營建一事僧軍累年調用今又擾害甚為不可各別戒飭使勿作弊於寺刹震卿壬辰之亂為義僧將頗有功劳暹俗爵軍功同知至是以西李警急使之召募僧軍○乙丑左承旨成晉善啓曰百官須祿國家重事雖在亂離之中猶且不廢况國步稍安庶事皆舉而不為須祿可乎雖或國儲虛竭不能赴科須給所當具由入啓竈之正月已盡尚未須祿又不入啓豈不未安臣招諫曹色吏使之入啓而諫曹聽之邈也臣竊未曉其意臣職在該房故啓傳曰令諫曹察啓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七十四

二月朔丁卯○戊辰兵曹判書張晚引疾乞遶答曰此時兵官豈
 可頻數呈告雖有疾病調理察職○都承旨李德洞上疏辭職答
 曰君上有疾則內局提調承上命勿為問安以便靜攝可矣至於
 提調三負一時呈告越視君上之疾病此果二百年舊例乎實駭
 聽聞予雖不辟事體則不當如此勿辭亟出本院之事任怨檢飭
 以復古規俾勿類廢○己巳禮曹啓曰亂後三醫司付祿等事不
 用取才一從勞逸勞逸之令或未必一循公道以此屬名三醫司
 者惟事奔競如醫學譯學救療人命通語上國極緊且重頃日試
 才時譯學元數累百人而只二人應試入格平時熟於本業者老
 死殆盡亂後新出者不讀一行本業若此不已不出數三年雜術
 將蕩然無復存矣請今後三醫司付祿先用取才令數高下及有
 承傳人然後方論其勞逸以為激勸之地傳曰允時三醫司官或
 以貨財或回宮
 使臣無不攀結宮禁或趨授東班或越次赴京惟其所欲至於朝之
 使臣之避及行禁之進退皆在此輩之手朝士之無恥者又與之
 交結以圖宮祿之援○庚午傳曰近來禁府罪人別無受刑之事而相繼病
 傷其不用意救療可知也禁府堂上當該都事月令醫官並推考

色承旨更加考察○午時白虹貫日○傳于戶曹曰百官頌祿若待田稅上江後給之則其勢必遲何不前期催納乎或遣本曹郎廳或遣某官各別催運○辛未傳于吏曹曰書狀官何以都監郎廳敬差官擬望乎改擬都監乃營建都監敬差乃伐木差官王方至於莞島連山之木浮海而至嶺西湖左之材江而下巧作色目徽斂民財五結收布三結作木理炭吹鐵燻瓦取石百役俱興八路俱因財用匱竭而經費日廣不知止使諸道監兵水使進米羅絲山上毀撤闕而容朋興猶不知止使諸道監兵水使進米布稱以無賴各道務勝多競爭剝削郡邑以其所納多火次第陞推又以無賴各道務勝多競爭剝削郡邑以其所納多火次第陞於國事而寵任淫刑盡無所不經道承順爭務新奇與官趨龜壽等表襲縱吏有是數○壬申戶曹判書金蓋國上疏辭職答曰如私入變縱吏有是數○壬申戶曹判書金蓋國上疏辭職答曰省疏具悉惟卿年富有才監軍接伴使無逾於卿者而至今留難者誠以監軍出來度支難通故也宜勿更辭盡心察職○傳曰李種叙用聖節兼冬至使差送竟以賄得免○癸酉傳曰今此各項使臣等若過三四月則風高時不可回還矣文書方物速為整備正書勿退三四月○甲戌戶曹啓曰百官頌祿國之大政而上年各等尚未畢頌今年春等不能生意此實無前之變而莫非臣等不職之罪也田稅收米督納之事下諭催促今幾度矣今曹叅議

李昌庭及海運判官金守玄方在兩湖分道催促而豈得出入閭
里頭會箕歛不過檢飭各官檢飭之權不過曰啓聞罷黜而狀啓
請罷之負至今安坐冷笑相者雖本曹堂上親自下去其如此輩
何哉前日田稅尤甚不納新昌大興兩官守令海運判官金守玄
既已罷黜又復仍任本曹據法請罷者再而至今未蒙發落頑慢
守令無以懲戒敢此申稟傳曰田稅緩慢久不上納則雖善治良
吏罷職何惜其不納各官宜但此兩邑乎令本道監司海運判官
十分查覈馳啓後處置是時守令非宮妾姻屬率皆賄賂締結之
人故據法罷免之請不得行焉○司憲府啓曰科舉之法至嚴且

重苟有一毫行私之事則試官及舉子被罪載在金石之典矣上
年平安道武科殿試榜目舉子姓名與其父名塗擦改書者多至
十餘人受賂行私之說傳播西路臣等取考其榜目塗擦改書之
跡昭不可掩請敕承旨李克信叅試官罷職令該曹查覈一一依
律處置固城縣令崔岌專事肥己剝割日甚請罷職慶州判官許
鏡人物冥頑居官貪鄙加以淫奸府妓叔姪相爭請罷職不叙答
曰徐當發落○丙子戶曹判書金蓋國上劄辭職仍請俯詢廟堂

講求長筭答曰國家不幸纔經詔使之行又遭監軍之來今日之事尚忍言哉予於病中憂煎罔已此時度支非卿不可宜體予意安心勿辭劄事卿速與大臣詳議稟處俾不至於辱國○丁丑兩司合啓伏覩禮曹公事判付內改定別試設行於農前之教自先朝凡討筵後例有增廣別試則何獨筵筠討平之後只上尊號而不設增廣乎增廣亦謂之別試則今何必舍增廣之名而只稱別試違先朝之定式而略取士之元額乎既曰別試則監試之科亦將廢之其何以應大慶之盛舉乎請依當初判下公事速行增廣於農前以重慶不逾時之盛典答曰徐當發落○戊寅重修英陵丁字閣守護軍怨其官負火之至是改營○傳曰被罪人中書狀官可合人並書啓○承政院請卽日為政差出承旨答曰予卧病數月證勢極重如軍國機務雖不得不酬應政事則姑待差歇後為之大槩承旨雖十負差出入直察任者只一二人也中允之代差出何忙也○己卯司諫院啓本院年前禮賓別坐李震瑞本以亮悖之人與友仁同鄉之人當初政院招問時只以嶺儒不入中門封籟依舊完存守卒別無逢打云肆然為嶺儒地其飭詐甚

矣其日嶺儒打破封綸毆打守卒亂入內庭之狀路人之所共見
渠何敢容護私黨只為免罪之計欺罔君父至於此極乎請李震
瑞削去仕版答院曰推考覈處○備邊司啓曰梁監軍接伴使今
當差出大臣之職以人事君禁中頗收古人所尚宋仁宗朝西此
有事如韓琦范仲淹富弼輩皆自經幄馳驟邊遠或異域為國家
舒難解夢當先王在義州也李德馨韓應寅為李提督接伴使
尹根壽為宋應昌接伴使皆極一代之選能贊中興之業自此以
後為接伴者皆名流也梁監軍饋相之難更加一層伏乞聖神留
意答曰知道事係緊急何如是啓之乎急急會議薦啓○啓曰
接伴使薦望昨已書啓臣等更為思量今此監軍接待之任最為
関重周旋應對之際少有失悞之事國家之成敗存亡係焉前所
議薦之人非不合於是任而優於才罷官於文翰則無過於李廷龜累次奉使
天朝縉紳之間知名者多監軍亦必聞之矣今其來也以此人伺候於衙門則
不無裨益於國事只緣重被臺論方在待命之中非不知率爾啓請之為未安
而此時此任決非人人所可承當惶恐仰稟答曰今日接伴使之任非此人不可
予意亦然速為啓下兩司啓辭批下後即為發送○傳曰監軍接伴副使擇

差為先下送事言于備邊司○啓曰接伴副使從事官從前正使自辟而李廷龜行公香無期限臣等不得已依傳教擇薦則須與吏曹官相議然後可知其人可合而事體亦穩○傳曰悌男之為若德久矣凡有陷人之計必以悌男為機穽語不新奇聽亦疲勞此言說可休矣李廷龜一品重臣也先王嘉其有率國之才擢授文衡之任快辨應奉之誣逮予嗣服又典文柄朝天數奏動被皇恩有可錄之勳庸無可治之罪過也有事則起用事完則踏踐同朝之義是可忍乎主文而致科場之謗者豈獨李廷龜而攻之已甚不幾於妬婦之言乎近來疏章太煩振滛之疏若曰出於李廷龜之手則向者朴重振等疏亦皆出於李廷龜乎至如碩儒之科自上時無發落國楨之啓鞠廳未及議慶則其赴舉出仕宜有人言而爾等反為營救是何心哉嶺儒張弓挾矢之啓果為失實則論之失實誰任厥咎大臣藏名侵辱之態昭不可掩則大臣之不安其職固其所也雖為適辭內省必疚而不能正已每欲九人爾誰欺乎人不可誣也爾等所謂討送之臣未知指誰某而久假討送之名闔闔閃爍自為身謀而未見一毫討送之實則此誠

宗社之罪人也烏可以此自多也且銓郎之薦當興後書單納
簡之際挺元何往而不相知乎此則尺童所不信也秀發若有此
累史官諫官之除何曾無一言乎嗟嗟當此賊兵臨江國勢危亡
之日爾等徒懷私憤作挈無忌豈不異哉頃日小官所啓託言唐
將留館任意姑停而如此無形莫重之論猝發於唐將疊到之日
爾等之意不難知也大槩首相之前日引入專由於爾等侵凌而
愈往愈甚作梗前後必欲使去位而後已誰至此論予切痛焉亟
停勿煩後必有悔事言于當初所論臺諫觀此傳教雖使局外公
論言之亦不過是使王不知則已既知大吐情狀若此之明而只
緣廢毋大論為免徒所操縱庶幾得遂其私終不能奮厲亦遂以

至於君臣俱亡痛哉

○以李廷龜為梁監軍接伴使○庚辰承旨

朴弘道啓曰禁府罪人尚未正刑者多而至於張懿範久不嚴鞫
屢置又此可駭文書都事既得之後何故而七日掩置耶越不入
啓之罪非但該部當之其日同入直者均有其責本府堂上亦惡
得無失唐將雖留館推鞫一事有何所妨臣昨日適以式暇不得
仕進不見禁府所得文書亦不能詳知曲折而文書封入之事下

教之後迹不入啓其掩滯之失雖在於郝事其不能常加檢飭之
失臣實難免惶恐待罪荅曰勿待罪色郝事推考○刑曹叅判鄭
造大司諫鄭達司成鄭道等上疏禁府囚人張懿範搆陷義州府
尹鄭遵臣等不可晏然在職請先削職名拿致府尹與懿範同下
司敗辨覈定罪荅曰自當處置安心勿待罪○辛巳刑曹判書韓
纘男上疏臣得聞誣告張懿範獄中搆疏既陷重臣又舉臣名搆
陷百端人臣謀逞是何等罪一日不辨是一日之罪人也請鑄削
臣職下臣司敗對賊辨覈以雪至寃○禁府堂上李慶涵尹暉啓
曰伏覩朴弘道啓辭有曰郝事未知何故而搜得文書云朝夕監
獄時着檢獄間以察意外奸謀者職耳但若有此等可駭之事則
所當登時回告於臣等卽速稟處而緘以本司不坐坐起日始為
現告臣等以此請推該郎本非臣等所及知之事也又曰本府堂
上亦惡得無失也云臣等之罪至此而無所逃惶恐待罪荅曰勿
待罪更加檢飭為之○壬申傳于禮曹曰兩司請速行送筠平定
增廣議大臣以處○傳曰來十八日中使史官定和陵奉審丁字
閣失火處摘奸以來○禮曹叅判朴鼎吉上疏臣之姓名入於懿

範之凶疏不可晏然在職請命錫劑○傳曰昨日備局堂上只數
三人仕進此誠何時而稱病不仕乎閔警勇直于備局而不為仕
進李慶全有何重病一切不為仕進乎國勢危如累卵不知稅駕
之所仕進備局尚厭避况伏節死義於危亂之時乎大小之官
以拋棄職事為高致何事可為乎今後各別盡心○書負裴武生
特免充軍武生以衛將廳書負受賂用情事覺被繫法當充軍而
納布八十匹于營建都監故有是命○李道吉獻畫龍尊王命論

賞曰司饗院請也

○癸未遣右議政趙挺請留趙游擊上年梁監

軍使其手下人趙佑假游擊銜從海島護送柳澗之行澗不還而
佑獨來自詣上京留館已為經年王接待賜與禮貌與飲差無異

至是累次請還故遣大臣請留○廣昌府院君李爾瞻啓曰無狀

小臣立朝見嫉上年罔極之禍至今言之氣塞幸賴聖明曲貸生
成得保老喘於萬死之中不意誣告賊懿範免疏中至舉臣名橫
加不測之說此臣之厄猶未盡也懿範誣告之狀聖上既已洞燭
廟堂鞠廳亦請按律本州軍民上章討罪懿範即未行刑之一鬼
也為此疏而又陷臣者抑何意耶臣奉命而行及到義州其地即

臣十三年前曾所徑蒞者也一府品官出身校生等爭持牛酒慰臣遠來乃入之情何足恠乎其時懿範亦校生之一果能不參於此會乎儻使與府尹體面自別豈有衙門同寢之理乎以此亦為陷臣之資尤可慟也懿範以府民既陷鄭遵又陷臣身猶為不厭驅一府之父兄宗族鄉黨隣里而納諸大逆之坑整是可忍也不亦慘乎懿範之初上亮疏亮徒造言謂臣諸子指喉懿範謀陷鄭遵及為此疏謂臣與遵日夜謀議是何前後之言若此其相戾也蓋交搆兩間嫁禍一隊之凶計也此賊久鎖牢獄枷扭在身手足難用則筆硯紙墨從何得之許多文字倩誰寫之其潛通外間受人指喉者無疑矣臣於近日與南以恭金蓋國等竊憂國事復以協和為心領相亦於公倉勉以相好此即縉紳之望朝著之幸也若干凶徒恐其不利於己相與聚會諸處日以壞此共和為事投間抵障無所不至固知懿範之有此亮疏也噫久坐之烏終必帶箭臣之不去又罹此厄六度呈告三次封章實切辭退豈敢虛飾未蒙改過臣之悶迫何可盡喻况遠誣陷之變不忍舍默於畧刻第緣賤疾方劇又值國忘今始冒昧陳達伏望聖慈俯察危懇

先削臣職臣不勝惶恐待罪荅曰安心勿待罪○甲申遣注書李景仁請留趙游擊大臣請留而佑之請還尤切故遣史官請留焉

○傳于接待都監曰嚴禁奸細人防納又有如上年之弊則非但都吏重治堂上亦難免責罰各別舉行先是年利之輩目錄憑籍凡外方所納一切操塞乘時射利制價由意一厥之直至三四十匹池物稱是宮妾戚昵高官大爵無不為之外方之民負物詣京或有結項而死者○禮曹啓曰儺禮事議于大臣則左議政朴弘考右議政趙挺以為監軍之行儺禮之設不可與平時迎詔勅比而同之區區之見前已獻議監軍如或嗔怒則當此軍興之日設戲玩之具近於責飾不為並設之意令譯官措辭善荅似當傳曰設儺禮以迎者乃所以歡迎 帝命也詔勅何異况朴燁以一陪臣往見管叅將則管將結綵張軍樂設優戲迎入云監軍奉勅以來何可不設儺禮以迎乎上年 天使家丁監軍率來則嗔怒必矣急急修補以用戲子以三月望前定限上送事下諭○乙酉全羅監司馳啓康津縣監權解偷竊官穀八百餘石罪犯贓污請自朝廷處置○丙戌傳于備邊司曰迎慰監軍固非死地而迎慰使

啓下後相繼稱病極為可駭今後又有如此者各別重治至如接
伴使先朝則即日啓下發送今則本司久不議慶何耶今後各別
痛革此習即為議薦及時發送○吏曹啓曰近來非但臺諫守令
多缺至於鐵山宣川龍川郭山等邑當西路緊急之時監軍以下
許多唐將不日出來茲於正月間為此等邑已稟政事迄無發落
大小羣情莫不悶鬱請數日內為政差出荅曰予病方劇代言亦
不得差出姑待予少歇為之○丁亥掌樂院提調啓曰一自亂後
各官奴婢散亡殆盡而妓生樂工艱難逃聚者只為國家大禮也
必須頻頻教習然後可免臨時顛倒之患上司諸慶定送逐日不
已奚暇習歌樂哉政府禮曹妓工之送自古流來之風而本院坐
起習樂之時則必待其罷坐然後定送蓋先國事而後私事也項
者本院坐起習樂之時上司使令以妓生不先出給色吏結縛亂
打既憑上司之威人莫敢誰何習樂之事將至傳廢自今雖政府
禮曹如壽宴慶宴外切勿定送坐起未罷前上司下人闌入院中
者及色吏任意侵打者一一移文法司重治事請捧承傳施行傳
曰允非壽宴慶宴則切勿定送且唐將留館時則雖壽宴勿為定

送○三公啓曰今見掌樂院提調啓辭有曰政府妓工定送流來之風云臣等不勝驚駭設使自古弊風猶當痛革而力去之况今干戈搶攘生民塗炭之時乎性在戊戌年先王使教士大夫宿妓者以悖理論即今士大夫其安敢招集官妓以為自樂之地乎今言政府日日招集妓樂一出朝報四方之人皆以為三公挾妓縱酒豈非臣等之羞乎掌樂院不宜如是含糊措語致疑九重招妓之人推考重治宿妓者依大明律施行事請捧承傳申明傳曰依啓勿為未安○戊子右贊成李尚毅上疏乞遞荅曰春日漸和速為調理出任○龍川府使馳啓梁監軍已到小松島必待各衙門諸將官齊到然後前來○己丑傳于備邊司曰在外嘉善堂上文臣急急招集○傳曰國家設各司提調其意有在而近日各司提調全不檢飭該官故該司之生事非一非二况當此唐官沓至之日提調若不嚴飭則辱國必矣其中內資禮賓兩寺下人尤甚稽緩其令本司提調各別申飭今後各司又有緩慢之事則提調罷職該官拿推事捧承傳舉行○備邊司啓曰國事日漸艱危平時受祿之臣偃卧田里無意上來凡差除任事之際每患之人令

該曹一一招集宜當傳曰依啓秩高宰臣鄭暉李晬光等一切不仕未知其意並令招集鄭暉李晬光以一代名流潔身退歸庶幾士大夫進退之義而朝廷如此處此世其亦難矣○庚寅戶曹啓曰倉儲竭矣春等尚未頌祿極為未安即今法聖倉米太四千石到江未糶各司無不蕩然一空故不得已叅酌分給以救目前之急而廣興所捧僅二千餘石依前例三品以上一半磨鍊為先題給宜當貧窮士大夫待此舉火一刻為急不必入庫還出請船所請臺本曹郎廳眼同下陸一邊題給○差出五道募粟使先是李昌庭專管四道田稅貢物及各樣作米至是備局以出入閭巷遍諭似難故別立事目分遣堂上官充使號百方勸募○辛卯循邊司啓曰本司目在外嘉善堂上急急招集事回啓有偃卧田里無意上來之語臣等今更思之在外之臣見此偃卧等語必有所未安其所招者乃所以沮之也凡人臣退去者豈其本心哉或有親老而歸養者或有身病而退去者或有不合時議而不敢進者其親老身病者勢所然也其不合時議或隱身田畝或杜門城市抱才空老不無其人臣等待罪相職當以人事君而一味畏懼不敢發

言雖被謀身之責固當甘心昔三國鼎峙吳蜀一州之地能與中國抗衡非以土地之廣甲兵之衆恃以人材之盛賢於十萬師故耳吾東方雖偏小當此聖明之朝豈無適用之才起廢調用濼瑕宥罪使人心悅服惟據之機會正在於此宜令代言懇切措辭下論招來則在外諸臣聞命揮涕即日登途其安敢緘口退託乎聖論如此猶且不至國家其如彼何哉鄭燁李暉光外鄭經世之林下讀書鄭光績之恬靜自守皆可為先呂用也方在罪籍者似不敢並舉就其已蒙給降者言之南以恭之一心忠愛李貴之不憚夷險洪瑞鳳之文華才局亦可收用區區所懷惶恐啟○京畿監司書狀連川縣監俞必英罷黜傳曰近日各邑吏民潰散非一而無一人行法以致處處如此此邑首倡人急急彙示奉令備邊司議處必英尹淑儀之外祖也恃勢剽割長在京中不任官事供億使令一如在邑時邑民疲於往來專廢耕作僅支數年到此一時渙散王歸罪於邑民彙示首倡者○傳曰前後西報及下教之事十分緊急而領相累日不來極可為慮令有司堂上馳詣其家詳問書啓○蓮恩都正應虎加資納五百斤錢于營建都監庶人李

見龍亦以納鐵命除監牧官是時以納基納石納布納粟于都監
躡取金王者前後相繼至有納魚納鹽納鹽超陞金王者○壬辰
備邊司啓曰伏見戶曹啓辭依近例三品以上祿一半磨鍊為先
題給云臣等竊以為未安前冬祿折半頒給今年正月宰臣等畢
給之小官及禁軍時未畢給而今年祿若又三品以上為先頒給
則小官禁軍尚在呼飢中臣等獨先飽食其忍安心乎臣等受國
厚恩待罪輔弼之地經費竭而不能進節用之戒朝廷空而不能
進用賢之策田野荒而不能進蘇民之政選與嬉笑苟且度日臣
等之罪住俸削祿未為過也小官輩雖無奇偉之績積年勤仕眼
寒寸廩兩等都目廢閣不行其間積仕而遭故仍失其祿者亦有
之至於禁軍尤為可矜去年出戍今年入衛寒宵守凍長晝忍飢
或稱貸而食之或賣弓刀而食之其艱楚辛苦之狀有不忍言只
緣聖德如天不敢脫巾耳時時街路三五成羣向臣等告飢有同
覓乳之赤子臣等無言以慰掩耳馳過此等情形圖畫以進則九
重之深亦應惻然動念也請三品以上祿俸姑停題給禁軍及小
官之晝夜奔走者上年冬今年春科祿從先畢給○江原監司馳

啓領府事奇自獻病勢彌留不得上去馬牌上送事傳曰馬牌還下送而此非大臣引疾辭退之時也急速調理上來事下諭○都元帥韓浚兼馳啓梁監軍已到石城島○傳曰竊聞以景福宮基內各衙門造成事中外以為又營此宮煽動妖言云不必造各衙門於此宮基內惹起人心之疑惑也仁慶宮南門外空地可造三四衙門南牆退筭何闕也至如內司僕則社稷川水可以引用承文院則搃府近處可以造成也急急詳議預為開基定礎材木上來後即為立柱以造都監回啓曰景福宮內各衙門勿造之教實出於鎮浮言之盛意仁慶宮南牆將為退筭矣退筭基址必須都提調以下會同審定然後可無未盡請無故日急速齊會中使眼同審定啓下後退筭傳曰依啓人家又入則南牆外內實基址只造某衙門而勿入人家內司僕則景福宮基內承文院尚衣院則此宮內某處造成事急速議處又啓曰仁慶宮內地勢元非狹窄而西北牆近處則應入禁苑故五衙門無可造之處不得已景福宮內五衙門造成之教一下則訛言煽動豈非不祥之甚乎聖上為是之慮特下退筭南牆並設四衙門之命而除却景福之後瞻

聆所及孰不歡抃人心疑惑自此可定第念南牆外內資空地可容三衙門而至於司牒引流之處則不無閭閻毀撤之弊舊相遺基內官第宅亦在其中臣弘道愚妄之意監軍到京營繕難便併工完後一日為急且景福宮寢後為今日莫大之舉則些少閭家之毀撤有不足計也臣固知言發怨集而所重在此不敢不達傳曰知道勿入人家而迭設四衙門則南牆退築可矣詳察善處○命義禁府刑曹史曹兵曹廣開納銀贖罪除職之路時土木方興公私亦立百官停俸監軍將至廷臣有以此計進者故有是命○癸巳傳曰當此軍興多事經費之絕之時祭享御供之外凡所以省費之舉宜無所不用其極續書堂之設乃所以儲養詞臣賁飾太平之具也亂後久廢復設有年鋪陳供億及下人料布之數足當一都監之費適今官負只有三人皆是老成於詞翰者不必令番鍊習續書堂姑限事定停寢使之在家溫習自爾瞻主文柄選儒臣賜暇如柳希發孫調等輩率皆竊吹混據至是罷○傳曰胡譯入送事議定累月到今堅塞未知何意當初入送詰問動兵之由則實合事機大臣徒畏浮薄之橫議莫念宗社之危亡每失

事機而近日諉以冰解不肯擔當極為痛憂各別泛長善慶時奴
賊自林畔捲回之後雖專意於廣寧尚在遼城出沒無常王意欲
遣譯詰責犯境之罪兼為探問廣寧之事故令義州府尹鄭遵等
作書以送而兩譯行到鳳凰城路梗不能得達○傳曰近日接伴
使接伴官問安使問安官等任非如越海赴京之事而尚且百計
謀避極為痛心今後如此人令明老病者外削職甚者閔西白衣
從軍○清風君金權卒于配所權已卯名賢湜之孫也為人和柔
而內實剛方立朝言論未嘗與時俯仰 宣廟亦稱剛直以此始
歷顯路中躓不達壬辰泛間道追赴行在光海分朝住成川徐宮
官及即位錄衛聖勳超授卿秩大論獻議時守正立異辭甚直切
聞者莫不歎服臺閣交章請罪竄于江界俄而以邊聳移配于務
安白首遠謫行路悲憐而自處怡然有自京來者謔傳大論已結
局乃閉門痛哭至是卒監司以聞王命復官爵官給棺槨下諭三
道護喪歸葬 反正後追贈賜祭○乙未承政院啓曰入直摠管
擅離直所私往郊外極為驚駭其不待標信私自出去摠管依律
定罪合兵曹以主兵之官不能檢飭堂上郎廳請並推考傳曰允

○丙申都元帥韓浚謙馳啓河瑞國見殺○幼學李恪上疏分摠
管安功入直之日擅離出城橫行鄉村逢臣父時白使奴杖臂將
至殞命無標信擅離自恣至於此極蔑法無君之罪固知有两司
治治其毆打士子之罪亦知其法官當治而人子罔極之情一刻
含冤沒身至痛請安功依律斷罪先治擅離之罪次雪臣父至冤
恪李貴之孫時白之子也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七十四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七十五

三月朔丁酉分兵曹啓曰常時入直衛將以下則自本曹摘奸有無隨即推覈自是例事而至於揔府衙門等則本無相管之規因本府省記某揔管某經歷某都事書填入啓亦其常例今聞寒食日有一分揔管擅出郊外於中路以犯馬私縛士子至於亂打幾至死域其士子之子為其父洩憤先呈刑曹及法司囚其使令一人奴子一人又呈疏以本曹不肯檢飭侍衛將士橫行作孽為言大槩此宮機察守直之事日漸虛疎入直將士擅離直所已為駭愕至於揔管雖在闕庭待標信往于中日則擅出闕門尤極驚駭請揔管某人為先覈出繩以不待標信擅離直所之律而揔管之闕直者亦時摘奸以杜後孽傳曰允○戊戌承旨朴弘道啓曰禁府草記罪人鄭應禮李永弼所納罪人許暎李德福諺書相通於外間事極兇詭此人等皆以緊囚久不得情文書相通尤極痛憾其時色都事及間直羅將請依法推治且近緣唐將留館久廢推鞠緊囚多滯未正邦刑王獄不嚴告變相繼更遲時日不為嚴鞠則日後之孽有難勝言今則唐將已還請速推鞠以完諸獄傳曰

推鞠已為發落矣今後禁府各別嚴密申飭色承旨更加察為○
己亥都承旨李德洞啓曰今此梁監軍出來時司饗院以書吏庫
子使令各二名且請印信一顆具草記持來臣以為司饗院自有
印信加請印信似為無據且當此該書物力板蕩之時書吏使令
庫子價布亦何以辦出曾於軍門經理提督控兵時及自前兩
天使時皆無此事到今創聞殊為未便頃更稟都提調前以來云
今見仁城君劄子歸咎政院以臣妄發致令王子辭職不勝惶恐
答曰勿為惶恐○義州府尹鄭遵上疏請就司敗與懿範對覈○
庚子傳曰吳允謙吳百岭勿為論啓登極使接伴使啓下皆不
參廷請被論故也○辛丑監軍接伴使朴鼎吉以親老上疏乞遠
答曰人臣委質不可顧私此誠何時而敢生避事之計乎况接伴
使之任非如赴京之行既有他兄弟可以奉親矣擇授重任則所
當朝受命夕就道而既以不當辭之事煩擾至此殊失人臣之義
勿辭急速馳往盡心察職○壬寅兵曹啓曰黃延道調度使金純
時無職名當日內口傳案職除授急速下送事有教矣金純職階
嘉善若付案職則當授同知而同知無案闕何以為之且金純方

以白翎僉使時事秋冬等褒貶居下勿論付職事係新規敢此並
稟傳曰上命已下則舉行而已何煩稟乎同知作干除授是時以
官闕營送核克財用無賴奸猾之徒皆求為調度使及副官名為
販買徧慶白奪所至郡邑大率殘破純本賤孽而自結內嬖官至
宰列為海西諸調度之冠至割郡縣界面以為己邑開府起治吹
鐵理炭流毒一道海西長山諸島例禁伐松純托以禁松收贖徧
入民家雖百年舊屋以為犯禁斫松計株徵布一家至徵數十同
布路遇喪人則縛以責之曰汝必用官松板殮爾親即囚答徵贖
其悖暴無理皆此類也一路調度之屬數裁百餘負而奴隸居半
然其暴橫未有純比 反正後就海西捕島臨刑大呼曰無道之
君督責使為之我何辭焉百姓爭鬻其肉 ○癸卯統制使鄭起龍
卒于任所傳曰又失良將極為驚惻以舟師諳鍊人急急擇送令
該曹該道棺槨賜給一路護送起龍驍將也壬辰之亂力戰有功
至是結托內間私獻絡繹至作螺鈿八貼大屏以進之死而有遺
罪焉 ○乙巳傳曰趙瀝不為赴京超資承傳改之以瀝為登極使
辭病不往故有是教 ○傳曰營建都監堂上近因軍國多事不得專

意監董前都廳沈誥既有兩宮累年監董之勞加資副提調啓下
察任○傳曰兩監軍劉賚畫以下水兵唐將相繼出來而支持雜
物尚不上來各道監司並推考今月晦日內無遺上送而不為畢
納則監司罷職都事拿推○特叙南以恭差田監軍接伴使備局
以吳百岭有病請改故有是命監軍後不果來○丙午備邊司啓
曰此時西邊鎮將誠不可一日暫闕清城玉江作闕已久請令該
曹口傳為政極擇發送龍川鐵山俱是海舩到泊之處守令革職
之後本司薦望亦已入啓此兩邑守令亦請口傳差出傳曰允○
戊申龍川府使馳啓梁監軍初九日到彌串○以南瑾為大司憲
俞大建為大司諫洪克儉執義鄭弘遠掌令韓正國持平韓昶修
撰柳起門弼善辛啓榮注書成晉善江原監司朴慶業清州牧使
安應亨公洪監司瑾與大建俱是見棄人類黨附奸兇漸通華要
大建以貌類曹植尤為仁弘所重兩人氣勢稍張又與任貴人之
叔就正結為一隊憑托宮禁反噬爾瞻兇黨之觀望却步者多歸
之克儉奸臣景舟之後亂附爾瞻數年起擢至此晉善初以博學
知名然為人詭譎不正讀書以朱子注疏為非論議以違正立異

為主貪名干進猶怨不及嘗為金梯男子師癸丑歲得罪囚以附
托爾瞻得免與其子夏衍傾身締結得拜承旨老醜已甚在公廳
遺矢汚席猶不知退長子夏昌泣諫不聽應亨德興大院君之外
孫其母廣陽夫人尚在曰緣善事特被寵眷累拜方伯之任性頗
簡約治郡有聲稱○已酉傳曰梁監軍接伴使李廷龜勿論叢送
事言于所論臺諫○王將經營保障之地命議于一品以上及三
司長官○庚戌義州幼學金汝翔等上疏請懿範等二賊丞正常
刑使先王駐蹕之地免為抱寃之卿○龍川府使馳啓梁監軍
以下將官及兵舩六十餘隻軍兵四千餘名登陸○命遶李植冬
至使時越海之行避之如死地前後除授者傍蹊曲徑百計圖免
植有病盡賣家財賂宮妾百金王特命遶改○辛亥大司諫俞大
建啓曰國勢岌岌邊虞孔棘此正人臣盡釋私憾戮力王室之秋
也再昨聖批之下行行字字無非鎮靜之教凡在瞻聆孰不感激
臣耄耄之年濫荷寵擢叨冒匪據所務者惟以和平仰體聖意而
已昨者將聖批中任興浚奇秀叢等丞停勿煩之教欲為停啓簡
通而本院僚議終始作梗其禍心未已必欲空國上負聖明丁寧

之教惟肆黨同伐異之態請獻納任器之正言李慶益鄭湛並達
差荅曰依啓○工曹判書李廷龜啓曰臣行身無狀得罪于時席
藁郊外與死為隣不料監軍接伴之任竟歸臣身繼承聖批辭旨
丁寧讀之未半不覺聲淚俱發微臣構誣之寃庶得昭釋瞑目入
地無復遺恨臣誠不知死所臣雖瘡痍到骨不能驅策而聖恩若
是隆重國事若是危急一息未絕之前何敢言病臣當戴罪與疾
剋日登程第此行儻接莫重莫難經年慎簡之任實非罪累之臣
所敢承當此時人心誰肯受臣號令况臣累經患故昏曠已甚田
光之精已消亡矣臣恐債事孤恩益重罪戾臣不勝惶恐憂悶之
至敢啓荅曰卿無所失予已洞知矣國事至此此誠卿等忘勞之
秋也勿為惶恐更彈赤心往諧儻接○掌令朴光先啓曰朝著之
不靖久矣上年作挈之後至今不論其罪者無非體聖上鎮定之
意而日望兇徒之自戢也况近日士夫間方有協和之議故有識
者以浮躁喜事為相戒矣不料今者兩箇老鬼復長言地污辱名
兇甫謝翌日承人指喉磨牙淬刃相為聲勢將欲搏噬無忌空國
乃已淫瀆敗倫昏妄邪毒如俞大建棄君棄母逐子逐孫如南瑾

者歷數覆載間復有何人耶臣是嶺南人也早從師友間粗知事
君大義不忍與此輩作隊進退同害士類也此等兇物在兩司一
日則必貽國家無窮罔極之禍請大司憲南瑾大司諫俞大建並
命罷職以靖朝著荅曰南瑾俞大建皆曾經長官老成諳鍊之人
昔非不合今豈有過誰主此論動搖長官作挈朝廷乎亟停勿煩
仍命遶光先職○司諫林健啓曰伏見俞大建啓辭以上負聖教
黨同伐異狙擊三諫官於一啓可謂慘矣但其中有不得不辦者
再昨下政院之前後備忘只有李廷龜勿論亟停之教無任興後
奇秀叢並停之教則豈可以二人之名亦在備忘記文字之中並
停於一時乎故臣與本院諸僚同辭書送矣只舉三臣而不攻臣
者抑何意耶其欺罔聖聰曲護私黨之計巧且慘矣臣既與三諫
官同荅通簡而臣獨免遶心甚未安請命遶斥○壬子大司憲南
瑾啓曰臣老病俱深鍾漏並歇只竢就木而已不意頃日憲長之
命出於聖簡臣雖無狀不似前掌令朴光先歷數臣惡請罷臣職
有罪無罪臣何敢辨幸蒙聖上不以光先之言為近似至於命遶
光先之職此宗曲全老臣之盛意也死生肉骨之恩殞首結草恐

不能盡報且臣曾忝此職不啻十餘番而少無盡職之效况此邊
虞孔棘朝著不靖之時如臣衰耗望輕者何敢當之請遶臣職荅
曰勿辭更加察職○大司諫俞大建啓曰臣至愚極陋加以老病
誤恩隆重擢置諫長惟知奉公之至誠不識偏黨之私護頃日聖
教洞辨任興後竒秀叢等事至明且詳臣將亟停之意再三簡通
而終見防塞慮必有作拏之計大拂聖上鎮定之意故論遶三人
豈有他意光先捏造無形構陷臣身固不足辨也林健來見臣曰
吾與令台少無他意臣意以為安靜為心故論啓時不舉林健之
名而健朝受給由之命不為出仕甫拜旋即來避恣意反噬其心
所在豈不叵測乎聽人指啜之說實自道也臣既被詬辱請命遶
斥荅曰頃日荅令啓之批既以亟停勿煩為教則任竒之事已盡
包於其中矣彼輩更欲待何教而停之乎未滿一哂勿辭更加盡
職○癸丑平安監司馳啓梁監軍本月十五日登程○以尹知敬
為舍人韓玉副校理沈之清獻納李孝誠李志賤正言趙翼為副
修撰翼退居歸田時輩欲假示公道累拜館職皆不就○甲寅大
司諫俞大建啓曰凡被論之人在徐當叢落之中則必待聖批之

下或啓或停然後進退例也吏曹佐郎中忤重被臺評方在未發落之中而前日吏曹曰無郎官啓請牌招忤不得不進一番叅政雖或勢然何可因此每政行台有若無罪者然乎况頃者聖批中有自上時無發落鞫廳未及議處等語則凡在未發落之人不得出仕之義忤非不知而冒犯無忌豈非可駭且初選清望則同僚在家者必簡通然後擬望者舊例也忤新擬正言李孝誠恣行其意不循舊規其輕蔑聖教不有國法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又啓曰正言李孝誠名望未著而吏曹佐郎中忤不議於同僚遽擬於本職物情皆以為未便請命違差答曰依啓中忤推考○弘文館劄子大司諫俞大建既被重駁猶肆毒螫出仕數日所害者已至七人堂堂我國雖曰乏人豈可使禽犢無行昏妄邪毒之物仍據言地恣其吞噬請亟斥罷以正朝著答曰俞大建雖有論啓之事當此危急之日爾等善為鎮定則大建豈每煩啓乎勿為更煩○乙卯司憲府啓曰昨見玉堂論劾大司諫俞大建案未知其意也頃者自上特授兩司之長欲鎮浮躁之患臣瑾與大建皆時論不合之人也尋常論議每每矛盾大建之欲體聖上鎮靜之意以

懲年少喜事之輩非有他意於其間而玉堂之劄措語太過宗所
未安且韓禧形迹與他人有異韓定國素是積憾之人不無嫌疑
之可避而乃敢唐突若是請直提學韓禧校理韓定國並命罷職
答曰勿為相較以起鬧端置之可矣後連啓不從○掌令李時楨
啓曰臣本草萊幸竊科第拔擢之命遽出夢寐之外驚惶感激思
報涓埃第觀今日之爻象同室干戈彼此相攻朝廷之不靖久矣
聖上擇授兩司之長務欲鎮定而數日之內無故被劾已至九人
孤負聖恩大開鬧端空國之禍不幸近之臣曾以兼春秋在被推
中勢難仍冒請命適斥答曰勿辭○丙辰訓鍊都監啓曰都監軍
士輦下親兵砲手金天庸司憲府不為移文招去刑訊幾至死域
臣等問其所以其保人天石碧陰啜臺諫而刑訊云臺諫所為不
敢治之敢稟傳曰砲手乃輦下親兵也雖有罪犯所當入啓處置
矣目今勢家奴子犯法則尚不得正其罪而自上優恤軍兵別無
得罪國家之事雖臺諫何敢任意下手乎如此之人布列臺官責
有所歸矣今後凡哨軍三手犯罪者必入啓後處置事捧承傳施
行○丁巳左承旨俞晉曾啓曰政院只出納之地唐官禮單者品

非古也經理軍門出來時先王以禮單政院有時取來看品為
教政院本無逐日看品之規也况種種之物續續看品之際緩不
及事之惠誠如都監啓辭今後請唐官禮單令都監收捧看品直
為呈贈答曰依啓依先朝舊例察為○義州幼學殷軾上疏其
外姪懿範克儉不測倏息今日再做凶書當此待變方急之日動
搖舉邑群情請亟正邦刑○領議政朴承宗引疾辭職答曰國事
何如而監軍入京已迫此豈首相一刻引入之時乎卿因何故負
予至此勿為言病即日還出盡心規畫以濟急難之事遣史官敦
諭○戊午傳曰凡朝家命令藩臣一切不為舉行係干時急事頻
數下諭有因哀乞者然極為痛心支持雜物及戲子上送有何兩
難而至今不為上送乎閩西外七道監司各別推考○傳曰掌令
鄭弘遠速為命招使之直宿慶運宮○大司諫俞大建啓曰臣自
蒙聖簡叨厠匪據常所自期惟思鎮靜而任器之敢拒亟停之批
遽出作挈之計若不糾劾則將何以上承聖教下鎮浮妄乎此臣
之所以不敢含默而聖上之所以先後如流者也臣之終始所務
在於解紛彼之晝夜所謀在於必勝光先唱兩韓繼起羅織詬

辱必欲去臣而後已臣欲奉身而退則恐負聖恩欲強顏而行則
動觸群猜決難仍冒請違臣職荅曰勿辭○已未遣承旨敦諭于
領議政朴承宗曰此何時而卿引入不出乎監軍疾馳上來已到
平壤則仍留平壤與否未能詳知各習儀等事亦豈無首相而為
之御前習儀尤不可不察卿宜念事體輕重緩急當日內速出勿
如前日之牢拒承旨啓曰以上教諭于領議政朴承宗則明日當
仕進云矣荅曰明日不出則命招○庚申義州幼學金德驥等上
疏亟正兩賊誣告之罪以慰先王駐蹕之鄉○辛酉司憲府啓
曰大臣人主之所敬也有職於朝家者安敢怨懟凌慢發之於言
乎鐵山府使李景稷厭憚西路之邑百計圖免而出於無術詬辱
相臣於廣衆之中自以為必有臺評故犯如此其用心極可惡也
請命革爵白衣從軍以懲厭憚巧避之罪荅曰依啓李重吉等八
人始交士類至是攀結希奮承宗至有八學士之目人多賤之李
景稷重吉切親也嗜酒使氣嘗斥重吉以未嘗拜掃祖先之墓而
趨附承宗語多鄙棄承宗聞之引入不出故有是啓○傳曰安功
以入直副揔管擅出郊外罷犯軍律拿推○壬戌義州府尹馳啓

賊兵二三十餘騎出沒江邊搜殺避亂漢人○領議政朴承宗啓
曰臣與李景稷素昧平生且無恩怨而臣本乏台輔之望特因姻
婭而進當此多難之日大小規畫不厭人心者多矣景稷之言想
出於共之意有何分毫私讐為臣計極力辭退有謗不辨庶免獲
罪於一隊之人臺諫之論怨未深思此適足以成景稷之名重微
臣之罪始聞驚駭經宵惶懼伏乞亟寢允命仍使赴任答曰卿意
則好矣但臺諫之請罪景稷案得尊朝廷之體不可不從卿宜安
心毋為此言正色鎮物再啓曰伏奉聖批如面命再提不勝惶感
古語云止謗莫如自修使臣誠有罪過則豈可家家置喙人人對
使而發明乎自古姻婭之臣例被指點而臣獨享姻戚之寵久處
指點之地猜疑之誚何限特未及盡聽耳李景稷與人共談不覺
一串說出有何深情於其間哉籍令景稷圖免西行有如臺諫所
論則三公皆可罵也獨舉臣名辱及泉壤滄浪之水無非自取臣
但當引咎自責庶幾息謗伏乞諒臣至懇特命景稷仍赴任所公
論既申臣心亦安惶恐再啓答曰於卿少無未安毋庸強煩○吏
曹正郎徐國楨上疏上年臣之被誣非但國人共知天日下燭臺

諫之請伸本嘗之請出皆賜允俞矣頃者因秘批之辭人或非之請削臣職名○癸亥司諫院啓曰李景稷之詬辱大臣無所不至憲府論啓已為蒙允其自上敬大臣尊朝廷之意至矣盡矣但當初特命堂上加資蓋為除拜鐵山也今既削其爵名白衣從軍則其加資不可仍帶依前日趙瀝例請加資改正答曰允○乙丑領議政朴承宗又申前啓傳曰景稷以微末小官不體朝廷起廢調用之意敎以怒打國家者移打首相甚悖妄極矣合置重典而如是累啓獨不念往訓以德報怨之戒乎卿之再三陳請名是好意茲姑勉從仍命削新資仍任鐵山府使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七十五

(B)
732.55
4724
[v.17]
no.38
0248796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7]
no.38